

宣
化
縣
新
志

卷十六
藝文志上

宣化縣新志卷十六

藝文志上

士先器識而後文藝文藝者器識之表見也宣化僻處邊隅風氣剛勁器識之士鬱而爲果敢之才重武輕文所由來久矣元明以降武功益顯文教日興凡有關於國計民生人心風化者如奏疏如記序如箴銘以及論議詩詞之作或出自行政長官或出自地方名宿連篇累牘美不勝收擇錄之以資文獻之足徵焉志藝文

奏疏

請會議內塞戎兵疏

明 翁萬達

宣化縣新志

卷十六 藝文志上

一

臣聞設險而不守與無險同聚兵而失養與無兵同蓋險本資人兵難去食城朔方者出六月之車戍宗周者班諸侯之餼其所從來遠矣近日敵窺隆永妄有垂涎上兵伐謀其次伐形臣雖愚昧何敢忘之其宣府北東路修邊事宜已經具請見議舉行臣不敢復有瀆論但東路雖係加修舊邊而其地素稱險峻士衆甚少原無擺守之兵北路則係創建內險藉以屏障神京事例攸始宜盡區畫之實又敵馬素便於架梁而外兵非可以內掣今計北路內邊與東路舊邊相接約長二百一十餘里非得二三萬人乘之不可其奇兵之布伏於牆外應兵之接援於牆內者尚不與也則夫東路之增兵北路之設兵容能已乎況

今圖事已屬春深版築未施壁壘先布比其完役便是防秋改絃更張勢所不及除酌調別鎮客兵以爲奇應量處本鎮士兵以爲擺守客兵數目調至具題士兵供費隨宜積補外念惟防邊大役遣戍重勞人之常情不有樂聚不可使之久居不有祿利不可使之履難聖明御極百度維新而經國籌邊安內攘外若是其大且重者苟且便益不思遠圖是非臣子揆事慮終因便審畫殫心竭力以事一人之誼也且近時邊事各有不同如大同頗易於養兵而宣府則否宣府西中路尙堪以畫守而北路則難不可不察也大同之北水草肥美無大山谿宏賜五堡建而屏蔽嚴破虎九堡成而營田闢倚地可以招軍籍軍可以

宣化縣新志

卷十六 藝文志上

一一

乘塞宣府則谿谷邃密逼臨敵巢境土無所于因屯軍無所于濟事體有不同也宣府西中路素同大舉戒備有年故大小白陽張家口葛峪堡之間雖當衝要兵馬足支北路則邊連千里兵不萬人將校土人舊所從事者李莊諸寇而已此寇旣殲大營遂合則其事又有不同也夫今之擺邊卽古之城戍今之防秋卽古之更番宋程頤曰古者戍役今春遣行明夏代至仍留備秋過十一月乃歸其明年復如之每年秋及冬初皆有兩番在圍正謂此也然三代戍卒皆躬赴所役捐生產離骨肉有至隱痛者是故出車以勞往杖杜以勸歸懇惻撫之憫其難也漢則正僱不同更有三品曰卒更身役也曰踐更過更皆僱役也

但踐更則人自爲僱過更則歛應役者之錢官爲之給戍者微有不同耳今擺守不足勢在增兵增兵之科清勾徵調召募三者而已除清勾籍係正軍伍爲定額非戍役者倫又止徵調召募而已徵調取之他方所謂卒更召募資之士著踐更過更無不可也漢晁錯曰遠方之人不知胡人之能言徵調不如召募也宋蘇軾曰錢到民手未免妄用言踐更不如過更也夫宣大之地古材武之地也其俗慄悍其人勇烈誠卽給之器械厚其糧廩使伍什隊司以相攝親識隣里以自占拔其豪傑者以爲之長貳結其富力者以防其逃亡盛兵可集也但國家財力有限軍旅事殷一編令甲待哺爲常介冑之臣敢忘度支之恤乎

宣化縣新志

卷十六 藝文志上

三

雖然禦戎重事也以捍蔽神京至計也往年太原告急內邊設險紫荆倒馬之間尺列寸守其直隸河南山東之民不有寧也自宣大之邊成併守之議定歲省公費六十餘萬其私於民間者不能計也眞定保定河間諸府之民有弓素箭之社技藝之名但使厚其資發勤其撫循則雖徵調爲守如漢之卒更亦不爲過而況議其僱役耶究而論之招募而不清勾則失之於彼而取償於此旣非爲政之體去者倖免而來者不拒又難服衆之心理有未通也清勾而不召募則環甲厲戈之實缺而勝衣趨拜之名存納官字孤之典明而投石超乘之技乏功有未副也至若徵調雖可以濟用而力役不堪於持久行者接踵于道

塗何以有息肩之望居者疾首于瓜代何以遂寧居之私勢有不行也故嘗繆爲之酌曰初事必資於徵調所以揀時少緩必藉之招募所以一效究竟必歸之清勾所以復額以政理較之則徵調不如招募招募不如清勾取諸民者有煩省也以事勢較之則清勾不如招募招募不如徵調措之用者有蚤暮也故徵調以月日計招募以歲年計清勾以數年計然則東北路之乏兵不得不以徵調濟目前招募清勾求善後也夫宣府兵額固九萬餘矣今實在者十之五六而已逃亡之數隱射於因循捕解之方脫漏於賄賂欲求無損何可得也故又不得不議清勾以求復額事招募以足清勾之不獲者也然是二者事無專

宣化縣新志

卷十六 藝文志上

四

責則但具虛文督責太嚴則外生他事竊見副使魏尙綸見理朔州道兵備才識資力良可付託若以二事責之使得久任以求實功當必大有就立且事有專責而亦不至于外生他事也臣本愚暗復處軍中鮮僚屬士人共相商確前項事宜直述鄙見伏乞下之廷臣會議可否庶事有定方責效爲易也

請免宣鎮徵解稅課子粒銀兩疏

明 薛三才

宣鎮內拱陵京外隣強敵于諸邊最稱要害故宿兵八萬輸餉百萬誠重之也顧地非沃衍土半砂磧每年屯糧不滿二十萬產穀既少卽豐歲稔收猶仰給于外路之灌輸又關塞險阻輓負艱難平時物價率倍內地第一稅輕則貨聚貨聚則價平是

以民食不艱而物力不乏自有權使以來無物不稅無地不稅矣夫邊地民糧無多非若內地止有條編款臚列也一切慶賀表箋及官吏俸薪驛遞供應及各衙門廩給油燭紙劄等費率取給于稅又重之內供安得不加稅增額其後商販漸稀稅額反不足遞年僉報行戶責以包收大者破產小者傾囊每一踐更闔鎮騷動然臣與按臣目擊斯若自今年始責令官收隨其贏縮不必取盈然此第可甦行戶之困而不能輕商賈之稅也自非曠然與之滌除邊防受困寧有幾時又有牧地子粒一項舊係馬軍芻牧之場異時營堡馬俱就近芻牧而軍勤者或菽菽粟以供餉秣故馬多臙壯而踣頓者少自牧場議徵子粒則

宣化縣新志

卷十六 藝文志上

五

地歸納科輸銀之家而馬軍不得有矣往往放牧于數十里之外既不得水草善地飼之又因僻遠至有盜割其鬃尾馬之多瘠易踣職此之由馬軍草料例只支給六個月野有青草輒爲住支今既奪牧場矣既無水草又行往支馬烏得不斃而軍烏得不困夫稅課及牧場子粒銀兩不過八千二百兩有奇國家不惜百萬餘餉養此一鎮官軍無以爲北門鎖鑰計豈反惜此八千餘金不以惠此一方哉伏乞勅下戶部比照遼東湖廣事例將宣鎮歲徵起解稅課子粒銀概從寬免

請開牧地以裕邊儲疏

明

薛三才

宣鎮近郊舊有牧地一所原係瘠土後變沃饒于是有養廉地

土進官子粒稻糧銀兩等項皆取足于此而芻牧實不與焉近且有暗侵私墾者矣不若分給軍之力能承種者悉聽開墾輸糧于官既不失牧地之意而且足以少資軍餉總計地三百六十五頃五十二畝有奇除二百五十五頃九十五畝已分屬前三項外未開荒地內堪種者七十四頃七十畝合之私墾地四十八頃七十三畝歲可得地租銀千兩可以助官吏師生俸糧之不足以七十餘頃之人歲可得稻秣萬石可以供鎮城軍民之用可以省蔚州召買之苦而又無旱暵之虞告計之擾有五便焉乞勅部查議行

請亟發軍餉疏

明 薛三才

宣化縣新志

卷十六 藝文志上

六

宣鎮近額官軍八萬二千有奇馬騾四萬一千有奇歲費芻餉一百二十萬有奇互市換賞歲額二十三萬七千兩有奇而京民二運主客二餉歲額一百一十八萬有奇加以太僕寺馬價銀五萬二千兩有奇本鎮屯糧一十九萬石有奇其出入之數僅略相當然使歲入不絀軍馬有逃故倒損每歲空日銀可頂災免閏月之用而互市撫賞之節存一切邊工及不時緩急之需或取足焉萬歷十八年時主客兵餉積至百萬而今已一空夫諸軍糧餉月不過數錢八口之家率皆仰給餉不時至未免稱貸而食又不足則以料草布花質錢于債家銀未入手子錢已去大半欲冀土飽馬騰容可得乎營伍日疲此可慮者一軍

餉不足不得不取盈于屯糧卽水旱難減免而屯戶逃徙者率攤派于同堡賠累滋若逃徙滋多屯堡日空此可慮者二且土必宿飽而後可以行一切之法糧餉不繼則上上相狗爲姑息而軍法有所不必行者將令日弛此可慮者三頃順保大名等府解到協濟銀數萬臣計及此秋收召買爲明年客兵芻餉之辦及檄甫下而諸將擁訴語甚洶洶再三諭遣而後去軍情日驕此可慮者四敵不渝盟正宜築城堡繕亭障整器械儲芻糧以修備而錢糧不敷無遑他及邊備日隳此可慮者五彼小犯約輒宜斷絕市賞整兵秣馬以待而邊將懲于五路之事小爲口實謂當年僅革其百金之賞而相持數月遂費行糧五六萬

宣化縣新志

卷十六 藝文志上

七

計今倉無宿儲何敢輕挑邊釁於是狃持近利絕望遠圖士氣日靡此可慮者六然此猶就平時言耳屬者襲封不成諸部無統勢必狺然而爭爭則各挾其部落以來直於我邊疆恐從此多事矣儲積不預何以備緩急而月餉且不給寧獨脫巾是虞此可慮者七又查京運額餉萬歷二十九年山西大同二鎮借去本鎮餉銀十萬九千兩有奇太倉竟未發補而山東長蘆鹽課一項自二十七年到今遂欠三十九萬七千餘兩民運餉銀在二十九年以前者姑無論自三十年至今各直省共欠一百四十四萬兩有奇曩時原有百餘萬之積故雖有百餘萬之逋猶不甚窘迫今積者已空而逋者如故山西大同借餉猶諉之

各直省拖欠鹽課一項此解部轉發銀而屢年不發此逋在運司耶抑逋在太倉耶民運餉銀有一省未完四五十萬者果逋在百姓耶抑逋在有司耶至如河南班價一項先年原係該省踐更之卒苦於遠戍自願折價助邊遠年之逋無論自三十四年至今遂欠二萬一千七百餘兩以班軍願輸之銀兩而積逋至是果逋在班軍耶抑有司秦越相視漫不經心耶先年邊警時聞而考成之法甚嚴故餉無逋負近邊烽少息而考成之法遂廢故督催雖勤而玩愒日甚至於今事勢倉促如厝火積薪發在旦夕邊臣不足惜如封疆何伏乞特勅該部將歷年未發軍餉鹽課逐一清查先發一半以濟燃眉其餘陸續解濟更乞

宣化縣新志

卷十六 藝文志上

八

嚴勅各直省撫臣查歷年未解協濟銀兩是否小民拖欠或係有司挪移其在三年內者嚴立限期務令盡數全完在三十五年前者每年帶徵二分如完不及數解不如期者照京糧事例參處庶事有責成課無逋積矣

增額疏

明 胡守訓

伏惟自銜求售昔人恥之臣等寧忍搖尾乞憐無媒進取自干罪戾哉惟是文教不興武功不競軍國大計亦臣等桑梓之隱憂也敢不避斧鉞爲我皇上陳之國家定鼎燕京左遼右宣儼然兩重鎮焉故遼額之增固人心也遼宜固而宣亦在所宜固遼額之增惜人才也遼有才而宣更不得謂無才曩自萬歷已

西科上俞撫按之請許其五額於遼豈真謂一二鹿鳴之士賢于十萬師哉正以見朝廷軫念邊防俾人心起興潛消其勇悍之習作忠作孝恒必由之慮至深遠也臣等伏思先臣尚書黃鍾倪岳之經濟都御史王質熊偉之勳猷翰林倪謙孫世芳之文章給事中張廷槐王致祥之封駁御史李經張濂之澄清郎中張鏜岳倫之直諫進士胡載道張紹魁之魁元宣士亦何負于科名又何後于遼哉竊聞禮部會試率以南北中卷爲別宣卽不望額增于遼謂宜另編字號俾臣等得同八府之士麀戰于新增六名之中是亦宣遼一視之仁也或以爲分卷之請不能得之於江北乃欲得之塞北萬無冀者不知臣等固自有說

宣化縣新志

卷十六 藝文志上

九

也陛下試下京兆尹問之闈中執事員役取之關外乎抑取之八府乎卽諸臣矢公矢慎萬無他私然臣等硃卷每入於四千名之後歷科以來偶對相同此臣等所不解之惑也蓋本鎮十三學嘉靖以前隸之北直提學御史邊腹不分士之獲舉者多隆慶以後隸之宣大巡按御史邊腹旣分士之獲舉者甚少此則科場之大可異也徒使慷慨悲歌之士槁項黃馘靡能一望金馬門誰能鬱鬱久居此哉伏乞勅下禮部比照遼東事例每科得中式五名毋以肩臂兩地過分輕重之形毋以薪樵一途互開廣狹之路俾朔漠子衿不終老岩穴得如諸先臣效用於國家而相望於後先風俗益醇綢繆益固臣等歌咏太平共祝

聖壽於無疆矣

邊務疏

明 劉定之

其一曰戰陣臣觀昨日之戰但知閉營堅壁假托持重之說而不能出奇盡力以收全勝之功甚至前隊敗而後隊不敢救左哨出而右哨不相隨宜倣宋吳玠吳璘兄弟三疊陣前一行兩楯蹲伏以俟其陣最低第二行矛戟大鎗立地以俟其陣稍高後一行奇兵弓矢其陣最高敵至迭爲救護庶幾不至狼狽矣敵騎之來奔騰蕩突必資刀以制之昔郭子儀破安祿山用八千人執刀而進韓世忠破拐子馬用五百人執長斧而前由此言之刀斧之揮霍便捷優於火鎗之遲緩趨趨也二曰守禦昨

宣化縣新志

卷十六 藝文志上

十

者紫荆居庸等關旣不能禦敵之人又不能遏敵之出名爲關塞實則坦途敵騎之來若長風之驅雲霧豁然無所抵礙蓋兵士寡弱亭障缺敗蹊隧踈漏非朝夕之積也今宜增兵士繕亭障塞蹊隧如古者畫境分守之制因其陸地則縱橫掘塹名爲地網因其水泉則遇處停蓄號曰水櫃或多植榆柳以制奔突或多招土兵以助官軍此皆古所嘗爲必有效驗今武夫悍將多云古不可泥然商之賢相不云乎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此臣之所信其言也三曰通使夫通使之職欲其內蘊忠信之心外有言語之才昔漢文帝遣陸賈使南越人用能屈趙陀之膝以去僭號宋仁宗遣富弼使契丹用能結中外之盟以

息戰爭若賈弼者所爲蘊忠信而能言語者也奈何往時專以譯人駟夫爲之哉今後宜用文武賢臣備正使之選令通敏者爲之介紹錄其動靜言語纖息必載庶幾不致招釁起事矣四曰降敵往年敵降皆留居京師授以官職給以全俸夫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故昨者或衝破關塞奔歸故土或乘伺機便寇掠畿甸今宜乘大兵聚集之際遷徙其衆遠居南土禁其種落不許自相婚媾變其衣服不許仍遵一俗或以爲兵使與吾中國之兵部伍相錯以牽制之或以爲民使與吾中國之民里甲相雜以染化之況又省全俸之給減漕輓之勞臣嘗於上皇時言之奈智謀淺短未動天聽然今者之禍可鑒矣五曰練兵夫天

宣化縣新志

卷十六 藝文志上

十一

下之民農夫出粟於倉受布於庫而練習武藝者所以衛國也向者兵士受粟布於公門而納月錢於私室於是手不習攻伏擊刺之法足不習坐作進退之宜目不識旗幟之色耳不聞金鼓之節但見其或負販貨財以爲商或習學技藝以爲工而工商之所得僅足以補月錢之費蓋民之膏血軍之氣力皆變而爲金銀以惠奸宄一旦率以臨敵如驅牛羊以當虎狼幾何其不敗哉今宜痛革月錢之弊作新操練之政將帥有踵舊弊而不改者誅之可也怠新政而不務者降之可也士卒練習既久拔其勇銳汰其罷軟糧賞有厚薄費用可節縮矣六曰撫民夫養兵之費旣出於民而兵敗之禍民當其慘始也出費而終也

受禍民其何辜乎況守令之刻削於民猶將帥之刻削於兵也今宜於常年考覈之所黜落三年朝覲之所彈糾者悉加嚴法而不寬縱至如大臣舉官有犯贓私者必連及舉主夫恩不加於貪吏則貪者寡矣罰不貸於舉主則舉者慎矣民豈不蒙其惠乎民安而邦本固雖強敵外侵而邦本不搖此保國永世之良圖也七曰選將夫天之生將材豈專在於將門乎販繒屠狗之夫而漢賴以王被褐捫虱之人而秦賴以霸至於趙括者豈非趙奢之子然殞首於白起王離者豈非王剪之孫然繫頸於項羽今國家用將有出於將門之中者若石亨楊洪是也有出於將門之外者若于謙楊善是也然將能知將宜令各舉所知

宣化縣新志

卷十六 藝文志上

十二

不拘門第或以勇力或以計策其餘公卿侍從亦令各舉所知量能而任之庶乎拔十得五聞一知二將材由此而充矣八曰賞罰夫有兵將而無賞罰猶無兵將也將非賞罰無以將兵君非賞罰無以將將昨遣石亨等將兵禦敵未聞其摧陷寇讐迎回鑾輅但迭爲勝負互相殺傷而已雖不足罰亦不足賞也今亨自伯陞侯天下之人未聞其功而但見其賞豈不怠忠臣義士之心乎昔漢之圖恢復也所恃者諸葛亮宋之圖恢復也所恃者張浚其人皆忠義素著功業久立及至街亭之戰不勝而亮降丞相之號符離之役未捷而浚解都督之職待收後效乃復前官今宜使亨等但居舊職勿受新陞以崇廉耻之節以作

敵愾之氣他日勳名盛而爵賞加亦何晚乎夫既予而不忍奪者姑息之政也既進而不肯退者患失之心也上不行姑息之政下不懷患失之心則治平可計日而望矣至于昨日有臨陣而死者有棄關而生者亦宜急加賞罰庶幾恩及卑賤而人知所效法行貴近而人知所戒矣

條陳兵民疾苦以蘇積弊疏

倪顯

奏爲遵諭陳言直指兵民疾苦以蘇積弊以固根本事臣一介武弁荷蒙皇上隆恩於順治九年題授今職日夕供事不敢少懈伏讀上諭許滿漢文武七品以上官直陳時事臣感激涕零謹就兵民之利弊敬爲我皇上陳之一兵餉之積弊宜覈也臣

宣化縣新志

卷十六 藝文志上

十三

籍隸宣鎮竊見鎮兵左右八路各營兵丁約以萬計歲費餉銀以數萬計夫邊防戰守不可無兵而養兵不可缺餉臣見今日之營兵每每鳩形鵠面半菽不飽而日費朝廷之餉額如故其弊安在在於司餉衙門之扣減與將領各營官私領也國家一兵有一兵之餉一日有一日之餉何故此營缺餉若干月彼營偏領若干月則措而不發正所以便於扣減也一遇支領司領司餉衙門或三七對除或四六對除不等而營官領餉到手直認爲已有卽稍散給兵丁亦不知所給之餉屬何年月窮兵枵腹以需一旦得此涓滴卽可贖命誰敢向本營官問多寡乎一鎮如此他鎮可知臣請皇上嚴飭督撫轉飭司餉并營將各官

凡遇餉銀解到之日卽大張榜示分給各營明示規餉若干兩給發若干月准給某營兵丁嚴禁不許分毫挪借并尅減私扣仍取實領實散甘結俾兵丁曉知餉數月分使得實銀宿飽藉以資戰守之用無揭竿之慮矣伏候上裁一民蠹之積弊宜清也臣目擊時艱民不聊生而臣鄉之最苦者莫甚於各衙門之衙蠹凡衙門設立員役自足供一衙門之用嚴禁朋充之令不啻三五申飭矣而牢奸巨猾每每盤踞衙門凡遇一差輒呼朋引類如風雨之驟來索詐金錢如狼虎之無厭民未有不傾家蕩產者甚而奸輩事敗拏訪又鑽入別衙門以爲護身之符復肆嚼民之術若每一衙門朋役動以一二百名計此輩旣無工

宣化縣新志

卷十六 藝文志上

十四

食又無常例何所事而爲之無非虛張聲勢以小民爲魚肉卽以一處推之各處可知臣請皇上嚴勅各督撫清查各衙門員役悉照原額定數不許朋充仍查樸實無過犯之民里甲保結方許投應庶奸宄不叢而民生甦矣伏候上裁以上二款係臣居鄉時素所聞見者今蒙皇上廣開言路冒昧披瀝如果臣言可採伏乞乾斷嚴飭施行臣無任激切惶悚待命之至爲此具本謹具奏聞奉旨該部議奏吏兵二部議覆奉旨依議嚴飭行

訓練疏

明總督

方逢時

臣聞訓練者治兵之良法也不可一日忘所事事時當無虞尤易廢弛其在今日訓練雖勤實效未臻則臣等之責也請推本

言之國初三鎮之兵隸之衛所統以行都司都司之官卽主帥也衛所之官卽偏裨也惟有最大征討則特命大將掛印總兵而行事寧則將歸京師兵還衛所將無專擅兵無久勞法莫善焉洪永以後邊患日棘大將之設遂成常員鎮守權重都統勢經衛所精銳悉從抽選於是正奇參守之官設而衛所徒存老家之名此邊兵之初變所由以始弱也歷年旣久大將或不得其人訓練無法紀律舛謬士馬之死亡者不補逃散者不復戶籍徒存部曲虛耗間有健將急治目前或扣官餉或捐私財召募勇壯其多者千人少者數百名爲家丁名爲營軍鮮堪戰陣此邊兵之再變所由以遂弱也今建白之臣建爲合營操練之

宣化縣新志

卷十六 藝文志上

十五

舉臣愚以爲此正奇參守之兵又將變而邊兵將亦弱矣夫合營可暫而不可久可施之於新集召募之衆未可施之邊方鎮守之兵且非能盡一鎮而合之也蓋正兵馬步幾五千餘奇兵馬步幾四千餘參遊馬步各三千餘正奇三鎮各一參將則大同八宣府七山西六遊擊則大同四宣府三山西一三鎮之邊西起偏老中紆雲谷北極獨石東連薊鎮延袤幾三千餘里各營之兵畫地分守遠近不同有四五百里者有二三百里者近者亦六七十里每遇各營除存留防守之外亦惟抽取壯健千百餘人操弓矢赴期會聽號令受約束而已况百里合營數往數反人痛馬瘠飲食安宿靡所資託將無久駐之志士有速散

之心勞逸形殊榮辱情異如是而望士馬之精強非臣所能知也爲今之計衛所之制不可復矣正奇參遊法制俱存惟在加之意耳夫一營之士不能皆強也亦不皆弱也分配得宜教習有方其心旣一其力自齊臣愚以爲營不必合也惟當慎擇正副參遊之官授以專責各將本營之兵不論軍卒家丁通行較其勇怯老弱疾病悉行汰革逃亡空缺悉行選補量才器使弓矢戈戟劍楯火礮挺刃因能而授擇其善者爲之師以教之日省而月試將領之賢能者則久其任雖至十年可也崇其秩雖至督帥可也如是則將有定志士有定伍器有定習而軍威可振矣其稽察試驗則屬之守巡兵備就近舉行總督撫鎮之臣

宣化縣新志

卷十六 藝文志上

十六

於春秋之隙間調通閱以耀武揚威視成而行賞罰如此訓練舉矣

覆勘丈城內房基看語

口北道

王 隲

看得宣府夙稱重鎮在城紳士兵民不止數億人所住房屋不止數億間衢巷填滿連接城隈從無額徵錢糧繼而年久朽敝易頽難理且霪雨地震饑饉頻仍旣無起蓋之大力思得開漑之小利漸次調畛成畦或種煙麥或種菜蔬收爲糊口之資鬻作僦居之費在城數千家戶口數萬人性命俱賴此生活也若失此則宣府不特巷無居人且卽野有餓莩矣衡莊頭得隴望蜀利其膏沃而欲並有之以遂奸民盜種且告蒙戶部檄本道

會察于本月二十四日本道隨帶地方廳衛協同庸郎中穆員外以及莊頭等遍履大小街巷神廟祠壇無處不到丈出二十五頃有零踏看其畦畝處所多在民居斷續之間趁空栽種其牆垣有尙存者有半缺者亦有牆垣無存基址微茫者或係舊墾或係新開雖闊狹蹟異遠近年殊其爲房基則一也房基有無徵收錢糧天下通例本道不得周知但宣府房基不納錢糧是其從來匪自今日何云奸民顯在城中萬耳萬目何云隱匿祖遺房基非同稅畝何云盜種部員亦所曉然回文亦俱從實且捧讀若差包衣官員護庇莊頭之旨其情早悉睿鑒士民只宜靜聽奈當察報之際彼視爲死生之關男婦老幼家嚎巷哭

宣化縣新志

卷十六 藝文志上

十七

蜂擁道署具狀稟稱非憲臺不能出彼湯火本道以未奉明旨從何措辭不敢冒昧具詳出牌諭止斷不遵從本道出則攔馬入則喊門匍匐喧啼實難觀聽竊以此情狀亦應上聞

記

總督府龍泉祠記

明都御史

葉盛

龍泉祠中祠五龍左泉神右則元浙西廉訪副使潘公澤民今鎮朔將軍都督顏侯創於宣府總帥廳事東菜圃之中以修祀事蓋當泉流一勝處也泉在城北數里外居人作修隄引入城以飲以濯以漑以灌草木蔬茹之區雖旱暵不枯侯嘗偕將吏躬畚鍤從事於其間語衆曰斯泉惠吾井邑厥功甚大其必有

神司也則有應者曰昔鄉先生副使潘公嘗爲鄉郡卽今之宣府善政在人有祠龍泉上事之柳城姚文公燧見之于文幸有考焉於是有祠祀之舉而以記來請按姚文公所爲潘公神道碑公諱澤字澤民宣德府人以太保劉公薦發身官至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司副使早及游魯齋先生司徒許文正公門與文公有同門之雅而斯文詳覈平生履歷蓋不一書固非祠龍一事而已惜乎今昔事殊朝市遷革求其子孫邱隴漫不可知所可知者獨賴斯文之傳耳嗚乎潘公勤民之績偉矣而特賴夫文章以傳文公之言信矣固必本諸其功業而著二公之所自見於當世是亦可知雖使文配泉流而同垂不泯其亦宜矣

宣化縣新志

卷十六 藝文志上

十八

然而有志之士卽是之所謂文章事功欲夸以自足其可乎觀夫司徒文正公其退伏于鄉則足以正家而善俗其發之爲言歛之爲書則足以垂世而立教其乘時奮庸直道大行進而立乎天子之廷則足以尊主而庇民光明正大磊磊落落百世而常存司徒文正公不謂之人中之龍乎傳稱老子猶龍必若司徒文正公者庶乎其近之矣夫近世宮室亭臺之作往往纘言成文意亦古昔戶牖置銘觸目警心之謂爾予記龍泉祠亦得因潘姚二公而推本乎許公之道如此吾黨之士其或因之而興起焉則凡及物之利將不止乎一泉之云而已

皇上維御以來今四越暮矣屢嚴勅邊臣飭封疆精士馬于時宣府則自鎮朔將軍前軍都督顏君與其副都指揮黃君協心比力祇體宸衷躬勤夙夜時其訓練益其完固亦既備已又以自公退食養其精神而賓佐之延接使命往還之燕勞當必有其所也迺即帥府之東園爲屋一間周遭四楹儉朴不華而其狀有若車廂然因署其楣曰雅樂軒蓋東園自有帥府蔬茹區分轆轤並舉而近歲所增則又引泉爲渠縈迴漫流而花卉果蓏之植紛雜乎其中軒之中圖書尊俎外可壺可絃可奕可篴凡樂客之具靡不有焉樂之者以爲窮邊之勝事而地亦人世之小瀛洲也二君者一日有請於余曰雅樂軒恒辱過臨顧不

宣化縣新志

卷十六 藝文志上

十九

得一言記之可乎余聞而喜躍而起曰美哉雅乎若人之爲樂其在是乎夫雅者正樂之歌詩周樂章有大小雅皆周公所論定今音節雖亡辭文具在可以悉羣下之情可以明先王之德雅其可樂乎哉諸君出武弁而習紈袴日從事軍旅且當蒙古出沒之切隣要衝而其志尚如此其真有得乎祭潁陽之遺風歟抑亦說禮樂而敦詩書有聞乎郤縠之爲將者歟若然則明天子有萬里長城之樂相君有訐謨論道之樂吾徒有同事得人之樂然則吾奚爲而遏其樂惟恐其或不樂而樂之不能以久也二君於是相偕而謝且曰是非彪等所敢當不亦所當勉哉幸爲我書之則又止之曰未也昔之人不有云軍中苦樂繫

於所從之人者乎誠以將者三軍之所倚毗得其人則樂不得其人則不樂是不可以不慎也若後來范文正公言先天下憂後天下樂程先生則云仲尼顏回有樂處不知所樂何事之樂也有非軍中所得而專願並書之質於軒中之客亦因以告無窮焉

改建巡撫都察院題名記

明都御史 甯 泉

宣府古上谷地我朝宿重戍彈壓北邊鎮以命帥而都御史實撫治之正德己卯予承乏蒞焉適臺府無事予因詢往考昔尙論其世則題名之碑未有立也間或以所及知者問焉曰某某何如也則曰不知也又或以所不知問焉曰某時其人爲誰某

宣化縣新志

卷十六 藝文志上 二十

事其始爲誰某見毀譽于人其實孰證則又皆曰不知也乃于是而浩然歎焉夫都御史古中丞職而巡撫則古節度宣撫使也國朝永樂初勅大臣巡行天下或名巡撫或名鎮守以礙於行事因專任之都御史兼軍務者加贊理名其體則貞僚肅度其責則宣德達情其上之負托則靜疆圉強甲兵實錢穀黜陟奸良綏定黎庶其下之責望則饑者欲飽寒者欲煖塗炭倒懸者欲扶植而拯濟之是則身兼將相寄總安攘蓋中朝執憲之司四海繩趨之地也而上谷巡撫之設自正統初范陽李公儀始受是命迨今歲百年越數十人而事功懋聲望著勳堦崇者固後先相望至於敗度債事詎敢謂無人乎况夫人建功立業

者初無心於後傳然思其人必求所以爲賢非徒賢之而好心
生焉其人之不肖積戾奸憲以爲人莫我知己而厭其人者亦
必求其所以不肖而戒之惡之惟恐其或似焉故殷鑒不遠而
往事可師也今若是其遂泯滅漸燼可乎乃以暇日歷考前政
姓名略具出處久近之迹附刻于石而虛其左方以俟後之君
子於戲石一日不朽則指議之論或因是而有所寄焉石雖泐
而論之不泐者將與天壤終始可畏也哉可畏也哉

水鑑堂記

明巡撫 甯 泉

上谷行臺自體國堂西有隙地可周二百武有奇引水自城北
而來經流其間可汲可畦其旁出滙流居人共利之故嘗在屋

宣化縣新志

卷十六 藝文志上 二十一

三楹居其南雖荒蕪而材木甚美屋北植杏一株歲久扶疎柯
樾茂密亦公暇憩地也余己卯夏來撫于此時多事倥傯竊想
慕乎如流之決以爲古今人不相及旣而事稍有序乃有事損
益可否者材武可進拔與其可罷易者邊機可及時爲之備利
病可興革者則宜靜以思退以憩焉仰見大木知求材之難俯
視流水契通融之妙往往有思而得者於是自公退食以爲常
游他日築基于杏之北而移屋于其上取土於屋之陰而伐土
五尺乃得故池規爲廣狹視屋爲中其甃石廉隅儼然備具因
復之以儲水於是歎天地之興廢若有數爲之者未幾而役成
則方池湛明重軒翼頰虛靜洞鑒光景上下登憩思補其益宏

多遂有取於古人水鑑之義以扁于堂已而歎曰天下之事其盡于此水哉然鑑之而無不可者孰有愈於止水者昔人有言人不鑑于流水而鑒於止水惟止無私故衆止聽焉不然萬物各有其情孰甘于鑑哉今夫萬事無一可者無一不可而已者而况用人立政惟此心之無私者能別之此水之止者能鑑之而已矣雖然水之體本靜故此則可鑑至于波濤淪漣非水之故也昔人以水觀心故以無私觀止所惡于宋襄公房瑄馬謖者豈非謂不觀水之本體者哉

重修巡按察院記

明巡按
許宗魯

予既重修宣府察院矣其爲屋之次第開拓之步武工作之始

宣化縣新志

卷十六 藝文志上 二十二

未皆所當書也迺伐南山之石豎碑以紀之日宣府察院舊置澄清坊今仍其地西拓六步後拓十步有奇東偏半之南爲大門次爲儀門門東爲題名碑亭西爲重修碑亭次爲觀風堂六楹爲清永堂得月軒于東爲深靜堂借陰軒于西東西翼以廊東處吏胥西則皂隸居之次爲自公兩翼如前廊以儲案牘而庖廚別處其西最后爲後樂軒東闢圃三畝許中有山有池有亭有堂有榭山隩之池曰環清二亭相望曰移秀獨坐知味堂參乎其間惟良隅隙可以射故游藝榭終焉總命曰射圃凡爲屋六十二楹工始于是歲二月望迄六月晦告畢凡歷期及閏計六閱月云先是竊幕不庭邊用繹騷毅皇親御六師止蹕于

宣迺命工人作行所未訖事而宮車費朝今上卽位慨茲宣衆之憊也詔易行所以實邊儲材木山積甃瓴填委市有弗售者風雨毀蝕將棄於無用迺予覩舊院之敝念才力之廢因詢諸衆咸曰事可舉而不濫也時可爲而不讟也工可興而不勞也材可用而不費也於是謀新之巡撫都御史李公鐸曰是予所宜申令也提督侍郎臧公鳳曰是予按郡時之夙心也力贊其議則有分巡僉事倪君璣焉規度以就工則有都指揮僉事張輔同知馬經焉載攷鎮志舊院之設肇跡於宣德五年至宏治四年重修又至今年迺爲今院凡歷御史蓋九十又二人矣維古天子歲巡守四岳以觀諸侯之政以興慶讓之典厥後供億

宣化縣新志

卷十六 藝文志上

二十三

不給民用匱竭遂寢格不行我祖宗軫念民隱歲命御史出按四方體民生之休戚察吏治之隆污凡所作爲皆爲巡守是代惟茲宣鎮內翰外藩實唯重地而糾察之所顧使久廢弗治邪矧惟工才俱宜厥費惟省哉嗚呼厥居之修惟時之良矣乃若修我爨憲以副朝廷之重寄則予懼且愧爲是深望於後之君子

重修巡按察院記

明巡按

李宗樞

嘉靖己丑秋八月上谷察院寢序災冬十有二月御史李宗樞來按次于外庚寅春三月御史大夫劉公及李子會于院謀役焉李子曰公其已夫公曰具矣而曰然吾懼其勞且費也曰四

郊弗壘力有餘戍迭進而時役之又焉勞遷其業且暨其遺舉而植之又焉費而曰然吾懼其靡也曰吾惟治而寢葺而序以寧而居且而能崇約以弗居也政輿能無聽乎夏四月乙酉使指揮劉輔黃鳳儀監之秋八月戊午成越三日舍焉李子遂言曰止其居弗修其任則夫胡斯居也者將謂之何吾聞之也君子履道而行宅性而處故其行裕如也其處廓如也夫仕學一而已矣樞魯人敢不夙夜祇懼對揚以承辟之大命而懋詒公辱小子識之

戶部行司題名記

明郎中 褚 寶

題名有記倣有位也續題名記懼無倣也今天下政莫要於邊

宣化縣新志

卷十六 藝文志上 一二十四

儲而總理之司自英皇復辟時始錫璽書著令甲今迨百年未之有易也嘉靖庚子言者以私奏寢公議非之越二年聖天子用元老請復焉乃命大司徒簡其屬大家宰考其成得臣寶俾蒞于宣上命若曰頻年北兵猖獗芻秣是急爾欽哉往焉毋怠寶聞而懼曰可畏哉方今九邊爲華彝限勢莫重焉若宣鎮則又北門鎖鑰地也視諸邊不尤重乎總理之司三軍休戚所關任莫難越若今日則政龐力詘兵患方熾視昔日不尤難乎地重任難如之何其可也比至則登堂視事有石立於座右大書其首曰總理題名記寶讀焉其建立之由沿革之故歷歷凡若干言至所謂同事君子指其名而議其人之所以賢否得失矣

從而取舍之則竦然懼曰茲固題名之旨歟及觀其名氏得貫址之詳仕履之迹歷歷又凡若干人則又竦然懼曰茲非題之人歟夫繹其旨以自省也觀其人以自考也則石之助於寶者多矣寶懼其後無所於考也乃復勒數語于斯石置諸座右朝夕視爲警焉且虛其下方以俟來哲噫安知後之視今不如今之視昔也夫

宣化驛記

明太史
孫世芳

嘉靖戊午秋御史欒君尙約承明辟休命監我上谷適奉使近臣舍止于郊君出勞焉迺見候館就敝無以瞻事展物於制弗恭因語理戎憲大夫郭君邦光曰朝之彛典地有置郵實隆賓

宣化縣新志

卷十六 藝文志上 二十五

禮君子庸以覘國君亟圖之郭君曰如教已乃諏吉揣功量期就事取貲公贏不以剝下徵役冬隙不以病農召藝工償不以縮直委吏政暇不以妨官旬而揀度旬而斷遷旬而圻墁旬而黜聖規制肆閱條理森密有胥視路有尹除門有卒詰姦有徒備器有虞人入材有甸人積薪有水人監濯有火人監燎有膳人授粢有委人獻餼有圉人陳芻有隸人省乘候館之政靡不具舉御史君觀成讓美憲大夫憲大夫亦罔敢居歸御史首畫自謂勉協于懿恐愆賓禮於是邦之耄耄踵太史門諗曰我御史公夙知我憲大夫材我憲大夫式克體我御史公志茲惟一事可槩餘政焉夫屏蕪構華氓用輯睦師用振揚邊隅肆有寧

宇上之賜侈也願太史紀焉太史芳曰我土有善政哉嗣今而
監者宜視我今御史嗣今而理戎者宜視我今憲大夫乃畀此
俾登諸金石用昭垂永祀云

具美堂記

明巡撫 王象乾

堂址當都察院東偏衙舍之南而廳事之北也舊有宇若干楹
經畫不協度鴟吻衝射廉隅側跣湫隘闇暗有牖弗生白者材
埴之屬疊置蘊崇日就蠹欲撤而更之懼勤民中止者再竊計
愈沈愈圯滋費滋勞庸詎視若傳舍然而姑置之於是進執事
者與謀量期鳩工計庸審勢什七因其舊棟有餘則裒上礪不
足則益下甃未及陶則代以擊堂上度筵室中度几儉而不陋

宣化縣新志

卷十六 藝文志上 二十六

動中得趣期不阨陔而已經始於乙未之仲春夏旣孟而落成
中堂凡五楹縮左右爲腋室而廠其三循階兩序南引爲翼室
楹亦各五高廣視堂稍遜延西爽者宜書簾承朝旭者爲溫室
迴廊十步拱于南榮庭有木芍藥豐叢者二析而四之南榮之
南文杏二及諸雜卉移而植之庭品列而點綴焉引圃中渠環
庭間而沼之泔芙蕖而牽荇藻堂之東別爲砥室啟閔結疏樹
以藩激清流爲檻泉噴珠霏雪恍若遊稷下而泝灤源也者於
是向之衝者射者側者跣者湫隘而闇晦者若徙若匿若翼若
拱若發豐蔀而遊廣莫若出幽谷而升陽若嚴師阿保設科樹
型而跣地回適之子肅肅乎屏息而歛容也目斯堂也不選而

勝弗程而材易瑕以空維新以舊蘭薄翠旒清流帶縈桴軒翹
翔篇帙靚朗衆美備矣矧維上谷今日克罕奉索谷蠡叩關時
和歲豐以戈甲壁壘之餘力備詩書禮樂之偉觀乘伏鉞騫帷
之宴間修投壺散帙之雅致蔚乎都哉寧獨輪奐請顏之曰具
美余惟遠人款附仰馮漢德聖天子之寵靈也前中丞之訐謨
也貪天之功則吾豈敢顧謬以竊稅當保障無令聞而室是美
繫豈敢厭縱其耳目以勤吾民而陷淫是卽惟是退食自公凝
神滌慮步欄而籌畫憑几而繙閱撫蕃茂思本實臨清流圖澍
濡觀堂簾峻內外庶幾哉以輔吾所未逮也伯樂有云委土可
爲師保余將羹墻于斯矣謂之具美也亦宜于是客請勒之左

宣化縣新志

卷十六 藝文志上 二十七

壁

敦說堂記

明口北道

杜承式

渤海人

凡我有官君子公餘皆有遊息之所惟予所蒞道署闕焉然署
後故有蔬圃喬本蒨蔚時有珍禽異鳥鳴集其上且一線流水
潏迴其下二三門弟子嘗往遊覽謂可以堂予始難其請迨至
再三不得已而頷之爰于仲夏之下浣出俸市材構屋爲三俾
兒伊唔其中間與二三君子過從雅歌投壺談及勒燕然石封
狼居胥竊私心嚮往之今仰藉聖天子聲靈斥堠無警邊吏所
戮力者僅申飭附住修理屯堡彈壓市事而已嘗讀斯干之什
曰風雨攸除鳥鼠攸去夫翬飛跂翼之堂尙戒外侮若此况左

右賢王耿耿蠢動患大于風雨鳥鼠縱國家戎索之長寧易一震讐之而預禡其魄哉予益思陶士行當邊烽燄焚跼躅偏安兵間寧無所事事而乃瓴甌自鞭策誠恐旦暮間精神疲竭迨邊陲告急而先自芊綿耳邊吏誠奮乎剔歷之務卽瑳埴榱桷鳩工核食朝經夕營無異多壘庶亦可磨勵筋骨一附綢繆之末乎七月七日落成斯構門弟子跪請而顏之曰敦說堂夫予自揣駑鈍不得一當馳驅以邀勝于城濮然非卻縠也亦鼓舞于埴埴榱桷之用以張運甓之神而已詩書禮樂何敢望焉予故誌月日以俟後之師轂而臨吾堂者無謂翠樾竹樓僅鼓吹風雅云耳時萬歷戊午暢月長至之吉

宣化縣新志

卷十六 藝文志上 二十八

賢字暖鋪記

葉盛

今宣府將臣於緣邊孔道在在有暖鋪之設暖鋪云者郵舍便益之名亦唐人邊鋪之謂義兼巡邏且有成周候館廬宿之遺意焉其爲處六十九爲屋八百二十一間爲之者肇於都督孫安繼於顏彪積十有五年乃成而盛固始終與聞其事者矣宣府故上谷郡北陲第一邊鎮也自昔周道旣衰蒙古猾夏城築於秦降于漢和于唐沿歷於宋元斯極矣我高皇帝上膺天命元之子遺奔就故壤於是乎異時中國封疆之大悉復其舊垂百年於茲矣由今而觀塞翁邊吏知田食井飲生養死祀以子以孫以恬以嬉而已其於祖宗功德之大有問焉而不知亦有

知之而能道其萬一者乎如盛者亦嘗以暇日偕其同事諸公登高而望遠東指元菟樂浪北俯陰山其西顧則平城馬邑飛狐之口未嘗不悼夫昔之生齒不幸而連遭兵燹於斯時又從而追慕古豪傑之士有不得而見之爲之低徊惋惜焉乃若仰瞻京闕於天光日華五雲葱蔚之表意夫明良相逢唯諾吁俞政教所敷躋夫人於泰和隆平之世使人感切敬恭之無已卽一暖鋪其上之德澤浸涵乎萬物寧有旣乎哉編第暖鋪之序初以三物四教不足復益以杜甫上韋見素詩語所謂賢字暖鋪在馬頭山下泥河之上密邇宣府之城東且加飭於衆天詔下頒所必由之地也顧獨有亭屹焉其中爲榜曰來恩并爲之

宣化縣新志

卷十六 藝文志上 二十九

記使邊人皆知上之恩有如此不敢忽云爾

鎮虜臺記

今名眺遠

郎中

程旦

邊郡候望有臺古也而今著之令所以伺變警衆預爲之防戰守皆有資焉者也宣府爲京師北門而密爾北敵特甚歲戊子實我大中丞劉公源清作鎮之明年春公乃偕諸寮案登北山以覽形勝諗衆曰敵自東西路入抵鎮皆百餘里且諸衛宿有重兵彼懼躡後其不敢肆然而長驅也吾知之矣惟北距邊一舍許耳敵茲毀垣而南頃刻猝至視二路勢特劇何距城東西數里故皆有臺而柳河之南扼兩山之隘顧闕焉茲非前人之所遺以有待者乎旣乃度地鳩工諏日庀事楨幹旣具畚鍤如

雲並手偕作不日而成甃以磚石繚以睥睨廣若干尺高益廣若干尺四面如之穴其西爲門而入左折穴其北累石級而登焉其顛爲樓二層以楹計者若干樓之制下方而規其上簡卒之壯且健者俾日夕直而守望焉扁其顏曰鎮朔又以其贏築臺於城南演武場之前以閱士制如鎮朔稍劣而卑焉於是鎮城防守之制以備先是有占地者過宣曰亥子丑歲當有兵患直北門亟爲浮屠以厭勝之否且莫測丁亥我師再失利宣人歷數往歲被兵適茲三祀以方維驗之柳河正直鎮城亥子丑三宮山勢至此爲河所迫抑若頰若縮凹然而穿訝然而空如人坐密室而爲隙風薄寒所中則立以致疾術者之言其或然

宣化縣新志

卷十六 藝文志上

三十

乎公之意則惟形勝之據以扼其要衝令典之稽以飭我武事不惟其術以感衆也然臺旣成敵知我有備不復循柳河深入宣有所懲以爲防亦皆作其愾敵之氣以故是歲北酋領衆六萬騎自大白陽結陣南下我師迎敵破其前鋒乃默駭宵遁明年駐牧北邊連絡數十里小抄掠輒挫衄以去迄春夏莫敢逞焉蓋名臺之意於是爲稱而天人之有待而相際者亦不偶然矣於是邦之耄耄踵部使者之門而請曰惟茲北山我材孳之所取給焉其麓我數世之體魄藏焉其原膾膾我所佃而稼焉昔吾朝出而事事惴惴焉未竣而歸病行亟顧而恐其及焉者數矣繼自今我奠于墀我收我薪我往于田築我場圃吾行而

舒吾畢事而徐徐吾休諸途而于于公之賜侈矣願紀其實俾後之人知所自惟公經紀是役也取貲於折罰之積而不於公帑徵力於戍卒之暇而不於土人若巡按陳公邦敷則從吏於始鎮守太監楊公鎮朔將軍郤公永則時督視之以稽其程繼至若巡按廖公自顯則促其成都督劉公淵僉憲周公允中皆與有督覈之勞惟俗吏未効一日版築而愧辱諸父老之過也論之曰爾宣人徼福於無窮爾暨子孫感而懷之而歌頌之亦無窮繫爾宣人之不忘本也遂書之畀董役指揮劉輔等代石而勒之

萬全都司學說

大學士
楊士奇

宣化縣新志

卷十六 藝文志上

三十一

記曰先王之世大臣君子皆身兼文武之用至霸國簡師猶取悅禮樂而敦詩書者蓋古者習射受成獻馘皆於學文武一途也自周以降王化衰而教法弛服詩書者耻言兵執干戈者不聞道而歧爲二焉然具文武之才者世未嘗乏人漢唐儒臣往往出任邊寄而武弁所至能興學崇教者史屢有書我國家治教天下一用先王之法自京師至海隅郡縣皆建學校立廟以祀先師若邊徼軍旅防戍之所非直其時有不暇亦知力有不逮也宣府古上谷郡在居庸西北二百里城垣外累累連接皆烽堠編氓之所不處北兵之所不時出沒窺竊蓋重塞也朝廷常宿兵戍守其師旣不可斯須忽傲備而邏伺捍禦晝勞夕勩

矧有餘力他及哉自左都督譚公佩鎮朔將軍印總兵於此畢力殫慮圖惟厥政期月之間聲威宏振敵迹遠遁疆場千里纖塵不作遂作社稷山川等壇春秋行事數歲軍中庶富壯少勤事耄倪恬逸公曰不可無教也卽白丁朝乃出私帑爲倡建學而好義者咸協贊之遂簡將士子弟俊秀者聚習其中奏請學宮建先聖之廟於學之左像位咸飭作祭器置學田凡百所需靡有遺闕旣成之明年士奇扈從巡邊經宣府祇謁廟堂顧瞻規制之宏壯儀物之完具蓋自大江以北名邦會府鮮有及之方歆豔嗟歎譚公之功而公使教授劉準求書其成夫王政之本在養與教有遂其生必正其性譚公起武功而重文教非其

宣化縣新志

卷十六 藝文志上

三十一

達政本祇德意而能然哉將見是邦教學之成其人皆明於詩書之旨勉於仁義道德之行事親爲孝子事君爲忠臣而高城深池不足爲固甲冑干櫓不足爲威人心之堅踰於金石矣又將無感慕德教而革心歸化於陰山瀚海之外如有苗之至者乎此固本於上之峻德而實公之賢績有以弼成也公名廣鎮江人忠勤仁厚明於大體自洪武中建軍功歷事四朝累官至中軍都督府左都督在宣府十餘年威惠咸著隱然國之長城云廟學經始於宣德七年三月成於八年九月記作於九年十月其殿廡堂齋器物之數及勑贊者氏名具刻諸陰使來者有考是年十二月旣望刻石

科舉題名記

太史
孫世芳

宮保虞坡楊公博以兵部尚書建節燕代董制三軍撫柔萬姓邊塵鎮靜無警武功肆張爰及文教詣宣鎮學宮晉博士弟子講王化焉顧瞻堂側無科第題名之石意甚病之語憲副郭君邦光曰周制鄉大夫論秀升諸司徒曰選士司徒論秀升太學曰俊士太學論秀升諸司馬曰進士咸以名升也今鄉舉視古升司徒太學者同進士視古升司馬者同及其名梓于天府勒于國雍矣若所自出之地實而弗紀其何以示來者其圖之毋徐於是郭君按往牒咨遺考次其年之後先稽其人之貫址次其品位之崇卑琢貞珉竣焉而屬其記於世芳世芳曰懿哉公

宣化縣新志

卷十六 藝文志上

三十三

之詒教遠也夫正標弗樹望者易殺藻鏡弗懸觀者易眩公於學宮樹標而懸鏡矣博士弟子日游息其間相與望焉相與觀焉孰爲才孰不爲才孰爲賢孰不爲賢灼然辨的然真竦然自勵莫之能禦也是故論其才得所謂道藝備者則有窮今古盡事變之思論其賢得所謂德行備者則有順性命尊誼仁惇彝則之思論其才賢得所謂功業備者則有經理方輿幹施元運之思思而學學而成成而爲選士俊士進士以服休采以獻猷爲將廟社是安而生民是庇旂常書之册史榮之名永永弗晦也科第其階乎是宜修明曠典宣鬯嘉聞俾凡後世學成者咸知所繇始則公之詒教也無疆哉

社學記

孫世芳

記曰嘉靖己未夏六月增置社學於宣之鎮城始宏教也邇維茲城式雄以闢屋聯巷比相隔輒迂往年置學牖蒙僻在異地生徒遠不克詣業多就荒及是監察御史欒公尙約聞而病之乃以屬憲大夫郭公邦光圖焉郭公乃詢之鄉耆委之幹吏相地得三區一在城坎位可爲宣府左衛學一在城兌位可爲宣府右衛學一在關中可爲宣府南關學其舊學則宣府前衛可顯也繼召其諸衛使至命之曰來取材吾爲爾遷隙宇矣次而曰來取工吾爲爾徵師輿矣次而曰來取徒役吾爲爾出罪夫不任罰戍夫不任戰者矣於是諸衛使各精勵庀其事中爲堂

宣化縣新志

卷十六 藝文志上

三十四

各三楹東西各爲序五楹旁各爲廚庫一楹各崇其垣墉各壯其門閤凡旣備矣御史公簡儒士明經旨者爲師學一人簡官民子若弟俊秀者爲弟子學若干人師陟於堂正席而教焉弟子環列于序鼓篋而受學焉於是示之少儀俾謹其容詔之內則俾嚴其範申之弟子職俾端其趨俎豆籥管弧矢式綏始爲備藝能之官發性命之理修倫紀之常禮謂小成大成詩謂有造有德易謂養正爲聖功胥此乎賴而我宣士人彬彬濟濟可與聞戡定洪猷矣胄而首介而身戈矛而左右手曾是爲武乎於是諸衛使相與走太史所請曰是不忍不以告來世也太史記之其毋辭太史曰鄭僑之誨子弟也是以有輿人之誦也宋

子罕之役不病民也是以有邑中之黔之歌也嗟二子古之史記之矣芳也其何敢泯御史公之教而遏憲大夫之嘉聞

上谷書院記

戶部侍郎 張 璉

記曰我武皇居贄御者閱撫按凡幾人矣嘉靖戊子劉東圃大中丞李石疊大柱史撫按宣鎮佑啟斯文詢謀僉同建坊書院中堂兩序前後翼分外塾二區東西佻聽且將營隙地之殖以屬都養之供恢宏規度次第舉行所以風示之者端矣所以與進之者周矣於戲休哉余不敏頃以督餉來乃揖諸士子與之言性出於天情原于性夫性一而已而情奚有二乎學者亦惟是之審耳心性之統也幾善惡之萌也取認於夜氣之清體

宣化縣新志

卷十六 藝文志上 三十五

察於平旦之近謀道不謀食也喻義不喻利也由是而進修脚跟剗定不錯由是而造就工夫填補不虧小成而大成希賢而希聖擬言者德言也舉業者相業也體用兼該隱微無間窮則性諸我達則福諸人夫然後諸士子之責盡矣乃若碌碌於朋從汨汨於故習徒事咕嗶而不離鉛槧之末階科第以自慶陳車馬以自榮猶夫學也猶夫人也余不敏不爲誣將不爲諸士子誤乎諸士子不爲誤將不爲二執事醜乎於是諸士子冷然若有醒繼而恍然若有所得也是舉也秋九月戊戌度工冬十月乙酉訖事貫惟舊而意惟新勞則暫而名則永矧時政治適會歲豐內無所虞外無所警吏願走於甚役士願出於其塗爭

先洗磨驩忻交暢厥兆嘉矣良可書也

昭德祠記

學士 李廷相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萊陽李公鐸既蒞宣鎮二年所除苛剗蠹
悖學強兵敵愾其威人飲其德而公亦用其暇搜羅故實嘗謀
諸巡按監察御史咸寧許君宗魯曰鎮有巡撫蓋自正統初始
自正統迄今垂九十年中間功業彪炳者固無幾也而迺日就
湮沒吾二人殆有責焉吾將采錄其事合而祀之何如許君忻
然曰吾志也則又白諸總制刑部右侍郎曲阜孟公鳳孟公亦
如許所云公與許遂檄僉憲倪君璣令稽載籍參輿論凡得十
二公焉蓋開張事務摧抑權貴卒被繫以死有若涿李公儀外

宣化縣新志

卷十六 藝文志上

三十六

患方殷恩固士卒城賴以完有若東莞羅公亨信執法罔撓貪
墨斂跡甚得宣人心有若曹李公秉興學墾田專務息民有長
者風有若崑山葉公盛公先以參政督糧于宣比贊獨石招撫
流移振舉廢墜至迺有嘉禾之異焉剛明幹濟弗憚權勢有若
單秦公紘興革利弊建設衛學有若岷張公錦正直不阿練達
治體有若高密李公介復團種之制革馬政之弊有若儀封楊
公謐學優識遠被服儒者有若閩陳公紀首黜羣姦風紀大振
有若故城馬公中錫剛直自信弗恤人言有若咸寧雍公泰疾
惡恤窮姦貪畏縮有和若順王公雲鳳其功未大究及見宦于
朝者且弗與焉於是公與孟公泊許君議以行臺之東故官舍

一區改作祠堂規恢其制中奉十二公木主前爲碑亭左右雜植松柏堂宇軒豁若有待者定制以每歲春秋丁祭之後具牲祝一再祀焉每月朔望諸所屬必先祇謁十二公迺後臺參蓋示尊崇景仰冀有所風勵云爾已公復白孟公洎許君曰茲不可亡傳于遠迺走諸生謁廷相紀其事謹按禮有功德于民則祀能禦大猷捍大患則祀今茲十二公後先被簡命鎮撫邊城殫厥心力坐銷外患俾朝廷無北顧之憂士卒有飽嬉之頌其捍禦之功豈淺鮮哉然就十二公論之崑山協撫之時其功尤偉東筦己巳之歲其勢愈難而首事蒙禍如涿州迺至今猶泣諸父老鬱於土論勞久功著如高密迺至竟斃於宣其他遭值

宣化縣新志

卷十六 藝文志上 三十七

平世各就其資大抵皆震耀一時而故城肯歛衆怨和順抗論權奸斯亦近所卓然者矣三先生採諸公議並祀一堂上以報十二公之德下以慰宣之人思庸詎非禮歟若夫十二公行事之詳具呂太史柟傳茲蓋其大凡云是爲記

褒忠祠記

學士 許成名

都憲劉公受天子命撫於宣未遑他務首舉宣之忠義及茂厥功德者曰吾聞英烈之氣死而不亡凝而不散生德于人而沒弗享厥土禮謂之闕且奚以激頹風彰往躅也乃請祠以祀詔嘉之著爲令典俾春秋俎豆焉旣手輯爲錄矣復馳聞其友曰禮不祀非鬼神不歆非祀祭非鬼非禮歆非祀非神以非禮導

俗吾不爲以非神待忠義吾不敢吾將揭諸石俾後有考余從而歎曰於乎孔子盛鬼神之德以明教也公之舉其大有所裨乎夫教急於使臣知忠與使民向義故鑒往則趨端知方則氣奮而教之道畢矣吾嘗觀天地之氣塞於兩間有正有邪有和有沴鍾而人散而物流行而不息惟正以和則爲端人爲吉士爲忠爲烈窮則守其道達則偉其功變則弗挫其節邪以沴則爲奸人爲亂孽爲頗僻陰譎凡皆氣之爲也夫氣行於天地而主於人藏於機發於變聖人參之賢人相之而後灾害不生禍亂不作是故君子審時之變握氣之機扶其正遏其邪導其和消其沴正人心端士向非教之大有裨耶今宣京師之巨防所

宣化縣新志

卷十六 藝文志上

三十八

以控諸燹奠中夏則用武之區也我國家表勵忠義人知向方百餘年來其懋勳樹猷抗節死難炳炳耳目若薛譚孫關者奚啻數百而公必質之父老博於見聞覈其烈猶考其人苟功揚而行劣亦弗取焉故賢雖賤必收否雖貴不錄侯伯而下卒戍婦女而上僅數十人俾肖像而血食焉於乎君子植教之嚴用心之密匡翼之術神明之化或非衆人之所得盡識也公鯁亮端貞沉謀英識其慷慨風節已赫然負海內之望故褒忠曠典特舉於下車之初可以觀其人矣其將屹大業於寡儔垂鴻名於無斃後之褒今不有猶今之褒昔者乎祠建於都臺之右方則改非祀爲之者中爲正殿取功高位鉅者居之翼兩廡亦以

官序而戍卒得附焉尙其忠也兩廡之外別爲小廡烈婦專焉遠嫌也工始於嘉靖七年五月迄八年正月乃告成公名源清汝澄其字號東圃甲戌科進士山東兗之東平人

文昌祠記

孫世芳

記曰御史大夫定興張公鎬奉天子命撫于宣懲玩振頹明威布惠平險途以通餉起堠亭以嚴防穀甲冑以戒戎簡驍毅以捍侮旣奏功矣迺猶律將吏鎔俊髦輯烝庶凡可以教邊人俾無逸于懿軌日兢兢靡寧也暇嘗於撫院右方見褒忠祠往謁顧瞻祠後有文昌神像在焉拜而曰孔子盛鬼神之德不將以明教乎神忠孝文武萬代所宜俎豆乃其堂後於諸忠烈且

宣化縣新志

卷十六 藝文志上

三十九

非以康忠烈之靈也而何以教邊人於是相于上谷書院左進官屬畫示曰茲地可以詞文昌矣于是第舉序施底于純備蓋自戊午四月廿四日興工閱六月告成申命官屬舁神像位堂中置神侍位堂左右召神祝日焚修屋于堂前儀門南悉具迺盛冠裳之飾薦沼沚之馨恍焉惚焉如神駕載臨而錫之繁祉也公因呼將吏前教之曰神以靈武著往代而教孝實先之有羞于神神弗爾相其懋哉母愆呼俊髦士前教曰神左列帝垣帝命以司桂籍古今共聞也爾無玷于忠孝神牖之矣懋哉母自鑿呼烝庶耆艾前教之曰爾惟忠孝可迓神庥爾以是懋子孫俾作文武士光顯也毋自隕爾嘉聞旣竣事諸若將吏若俊

髦若烝庶耆艾詣世芳所述曰公實我教何敢忘我欲記之石
詒世世程太史毋辭焉遂記

重修八蜡廟記

王 質

稽古蜡祭肇伊耆氏其見於周禮以鬮辜祭四方百物爲地示
之祭郊特牲曰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又曰蜡祭主先嗇以
歲十有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卽其事也其掌於黨正國索
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飲酒於序以正齒位釋者謂稱國命
祀也蜡而飲所以休老勞農申之以孝悌之義蜡禮亦大矣乎
故自姚虞以後稱秩不廢夏后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復爲蜡
秦漢俱稱臘其神先嗇一也司嗇二也先農三也郵表畷四也

宣化縣新志

卷十六 藝文志上

四十

猫虎五也防六也水庸七也昆蟲八也祭必歲終或以寅以臘
服則素服黃冠樂則土鼓簣桴迄今海內諸司咸致重其祭而
以禮教民如周黨正所掌或未必然宣府廟制出南關東門外
約二百餘武蕞爾一區區止二三舍蕪穢失治不知越幾稔矣
正德己巳會遇盛暑蝗作稼穡辛瘍南畝濯濯我邊人厄之莫
不悒蝨賊懷鬱陶朝吟夕咨聲聞於道鎮守太監陳公不忍地
方邁艱繹謀於偕事諸君子以弭災舉神莫先於蜡今之廟制
尙何以安輯神明而回穰於歲卽商物土量事期計徒庸慮材
用以令役於行伍據舊更新是謀是度中爲堂三楹翼爲廂者
倍之後復構數室正則延賓之所旁則居者炊者所歸崇墉以

限外嚴扃以蔽內途丹繪紫亢陞廣庭升降便於周旋牲糈優於奠置祈報告虔有其地矣且其位次軒爽制作傑出雖非大費大役者比而一鎮勝狀所萃亦甚快於人心觀其北接東望南莅燕然其中潺湲而不息者洋河也數峯斂秀一碧呈奇鳥韻林聲頻頻絲竹山花野卉在在苾芬及夫紅日方昇百壑趨偃不殊乎鳳集高岡鯨吞陸海時乎演武則雲錦千羣貔貅萬隊駿奔定於戶外或有時而結聚者又若恭聽命於指揮將匹勒於燕然也於是乎遊者往焉餞者往焉負戴而憩息者往焉暑而風寒而暄者往焉迓詔旨而候顯宦者亦於是焉以集則坐者忘歸飲者忘醉心暢神怡而塵慮爲之頓釋者亦於是焉

宣化縣新志

卷十六 藝文志上

四十一

輪蹄旁午風景蔚然吾人契止寧不樂乎敬鬼神召康年樂吾人之樂又諸君子之餘事也謂蜡爲仁之至義之盡夫豈多讓工始于己巳七月之秋終庚午六月之夏欲堅珉而傳遠者陳也樂而書此者長眉翁也

彌陀寺記

楊士奇

宣府古上谷地今爲國家西北重鎮所以控制朔漠屏衛畿甸故恒宿重兵而簡勳臣之有才望者蒞之左都督譚公佩鎮朔將軍印總兵於此城墉益壯兵甲益修士馬益強而邊境肅然乃以餘力修彌陀寺爲國祝釐爲衆祈祐旣成上親巡邊駐蹕宣府予時忝扈從偕禮部尚書金公幼孜太常卿姚公友直寓

寺中周覽崇臺廣宇巍焉奐焉顧二公歎曰佛宮布在四方不啻千數觀諸內地求一盛刹若此未易多得而近畿邊壤乃能有之豈非難哉其寺之主僧曰是皆都督公之心在上在國家下在生民而爲也明日其主僧求書寺之成將勒石垂後問寺之所始無所考寺有勝國時斷碣僅存其半所可考者曰都功德主金紫光祿大夫中書右丞相安童建寺旣燬於元李之兵僅存彌陀殿已敝都督公至乃修其敝廓其規而一新之世謂佛之道以濟利爲用而利國利民益其用之大者大臣秉仁愛之心惟國家生民是利是圖苟衆以謂可爲則從之以盡吾心安童元賢相也其意非出於此乎都督公今賢將也其意非同於

宣化縣新志

卷十六 藝文志上

四十二

昔之人乎然則都督公之用心可書僧而克知大臣之所以用心而圖不泯亦可書寺中爲三世佛殿殿之東觀音殿次爲寶光堂西爲地藏殿次爲普庵堂三世殿之北爲彌陀殿殿前四隅爲四壇場東西序爲僧寮西序之西爲禪堂彌陀殿之北爲毘盧殿藏經附度毘盧殿中殿前左右爲東西方丈殿後爲法堂三世之南爲天王殿殿之前東爲清源堂次爲鐘樓西爲崇寧堂次爲大悲閣又前爲三門庖廩賓客之位咸備寺成於宣德八年云

雞鳴山永寧寺記

元學士

毆陽元

大師右丞相秦王伯顏答刺罕以已貲復建雞鳴山永寧寺旣

成皇帝有旨命臣元紀其績於石惟雞鳴山在居庸關北勢連雲中雄據上谷爲燕代巨鎮舊史言唐太宗嘗駐蹕茲山夜聞雞鳴因以名之山絕秀麗有寺屹於山之巔是爲永寧建於遼聖宗太平四年歲久隳壞累朝屢勅有司修之至元丁丑八月地道失寧寺臨阨危其屋盡壓鐘及山王祠僅存太師秦王扈從南還目覩其變思克復之乃捐已貲命工構材傭力除去瓦礫堙塞陵塹治爲大途以運木石重作正殿四楹伽藍聖僧各一室僧房齋廚通爲三間又建大小浮圖各一俱在山頂設爲欄楯以捍險山之腰作救度觀音殿一所山之麓作堂八間塑文殊普賢像各一獅子吼觀音像一自在觀音像一造于大都

宣化縣新志

卷十六 藝文志上

四十三

華嚴寺輦而致之各置堂殿延請西域上士宣演佛法爲國祝釐自至元戊寅八月鳩工明年己卯三月落成大都路達魯花赤答罕出寶董其役一椽之直一簣之資皆太師力也官助軍士三百之外秋毫無預焉臣竊聞之雞鳴爲山當大駕經行之途永寧爲寺有列聖修營之績國家閑暇固無坐視其廢而不加修葺之理然事出於官則上耗國用下勞民力郡縣供億徵求百端其弊有不可勝言者今太師身爲元勳務自撙約出其贏餘成是茂舉遂使國無錙銖之耗民無刻剝之苦可謂難矣跡其體國之誠愛民之切自佐命大臣未見有若是者異時大駕時巡呈覽寓目有山川宏麗之美無陵谷變遷之虞聖心亦

可怡然而釋慮矣抑太師尙義好施有不可盡述者其賜田汴梁以五百頃供帝師賜田武清以二百頃捨入大都慶壽禪寺其志皆以集禧皇家上報人主又自奏陳請以私帑鈔十萬錠賑濟居庸以北至於朔漠驛戶之匱乏者無非紓國裕民事也附著於斯爲宜

洋河建廣惠橋碑記

明侍讀學士 郭正域 江夏人

洋河來自塞外南人桑乾雲谷及漠北諸水皆歸焉流沙善漬莫利往來前開府吳公創爲木橋時修時圯夏秋水漲橋與水沒秋冬之交役四營士數千人囊沙障之鵠立冰水中裸衣負土偃臥流澌手龜指墮橋又與水沒河水一合冠蓋往來商賈

宣化縣新志

卷十六 藝文志上 四十四

奔走自冬及春曳輪濡尾褰裳沒趾履薄恐墜中丞王公以己丑冬治上谷兵行部蔚蘿飛狐間夜分渡河河冰覆雪鼃輪走沙咫尺莫辨盤旋竟夜東方旣白始循冰橋望郭門而趨慨然歎曰使者擁旄列騶前呵後從猶苦於河其如小民何令津吏揭竿懸炬以照夜行越明年夜發市臺走七十里朏明暴漲禺中乃渡迨旋之日前旌先登河水大至公與從騎屹立中流波轟如山浪鼓如雷蓋厄于洋者三矣又慨然歎曰居恒猶可有如敵人渝盟祆神河伯交相爲虐一葦一刁可渡師乎洪蔚之警往事可睹已遂一意爲橋凡一瓦一甃一木一石指恆屈而首恆算蓋念茲釋茲惟河之故也明年檄下所司造舟爲梁凡

數十艘而河徙靡用麻大將軍建白範鐵盤柱連鑱構橋顧浮沙不能載公乃與孫方伯議石工衆曰河流無涘河沙無底金且十萬力且十年未議病涉也公念塞上無可與計者直指崔公至同心殫力捐廩金助之會妙上人福登有戒行從寧武董將所來曰大事在心勝緣非偶欲橋而橋勿與俗同公乃爲長錐直鈎鉅穴沙得石錯落如豆沙盡石出如卵如甕布滿中河羣譁乃定度地之日有兔自南來直入河衆詫爲異占者曰兔於辰爲卯木上土下其象爲橋遂定基焉乃發八路工匠及河南戍卒之半舁沙布橋以礫實之爲層者二爲級者六爲門十有七橋長千尺廣並數軌高不及廣者尺有咫基之闊九丈有

宣化縣新志

卷十六 藝文志上

四十五

二闊四丈有八樹華表者四標題者二檻楯高六尺有五岸南北鎔金爲犀者四以厭水怪橋南聚沙爲長隄凡千二百武闊視橋以通往來橋巨二千武以遏狂瀾之羨使不得決洑而南隄北種柳數萬株俾不侵防而橋以無恐公被命入蜀中丞彭公至復爲北岸石壩長丈百有六十一南爲小橋二直指黃公計部郎黃公守道郭公經理之以迄於成凡始自己亥仲夏越明年孟冬而落成之匠之工三十萬卒之工七十萬椿之株十萬石之丈三萬金之兩萬有一千常平子錢十之二士民捐助十之八是役也宦茲土者自計部大將軍三兵使以及諸將吏人協其謀隸茲土者自兩董倪黃張五將軍劉半刺胡孝廉以

及纓閭閻之間人輸其力董其事者則叅將陳國保分其務者則守備弁邢官甯國棟姚應龍千戶敬忠等乃王公實始終之崔公贊之彭公黃公黃公郭公繼之妙上人經營之爲橋之初水漸徙而南卜吉導水先一夕雷雨大作破堤應期直奔橋下厥工告成地祇從之水哉水哉昔趙之石橋成唐大定間默啜破定州南奔石橋馬伏地不進見橋上青龍獐獍奮怒敵恐遁去夫精神之極土石效靈神明呵護寧只利涉且以捍患矣矧洋河爲中國鎖鑰爰夏門戶壯觀中朝控制百貊繇固疆場之功社稷之利乎其在周易宏濟難難必曰利涉大川雲雷亨屯旣濟未濟與易終始夫有能濟之具必有能濟之人開物成務

宣化縣新志

卷十六 藝文志上

四十六

利見大人公家世忠孝有文武才雲雷事業如此橋矣王公名象乾山東新城人開府彭公名國光江西德化人馬公名鳴鑾四川內江人侍御崔公名邦亮直隸東明人黃公名吉士內黃人湯公名北京直隸宜興人計部郎王公名成德山東臨清人黃公名蘭芳湖廣應城人杜公名詩山東濱州人大將軍麻公名承恩大同右衛人梁公名秀宣府前衛人分守道方伯孫公名維城山東邱縣人大叅郭公名士吉直隸人懷隆兵備大叅馬公名崇謙山西安邑人副使馬公名維駟山西陽曲人分巡道大叅張公名國璽直隸任邱人副使張公名我續直隸任邱人王副戍尙忠宣府前衛人

重修宣府儒學桂林橋坊碑記

明巡撫 連 標

宣距天子之都僅十餘舍而近雖重關限閼列在西陲然鬢序
誰容橫經講藝懷尺牘而應弓旌與都人士雁行而旅進斯亦
何讓于王國克生者哉往歲余以直指攝學使者事於茲地所
掄儁茂置前矛者類多脫穎去而是時薦紳趾錯並蒸蒸盛也
嗣是稍不振二三君子因愆憑形家者言議更創而在事諸公
次第興舉學宮之東故有魁星樓謂不當勝處闔司稟成議爲
稍徙而前拮据凡十稔矣逮余奉中丞節至而樓始成余爲之
增其所未備其桂林橋坊則令悉撤其故而新之役旣竣因又
于其所標額而重有感也夫齊諧者流有味乎廣寒玉虛之譚

宣化縣新志

卷十六 藝文志上

四十七

以爲士之附青雲者比此媿褻怪誕不經甚矣然桂固有當于
士者余得臚舉爲諸生勉可乎夫桂含英孕馥拂雪凌雲而結
幽芳於晚歲有君子之貞焉孤根抱夫寒石而蔓草自除有君
子之介焉導性引和岐黃家次百藥而推之爲長有君子之義
焉避炎敲而斂質迎素昊而舒容代謝從天清標獨賞有君子
之時焉士兼此四德者乃亡媿于桂而可列于士之林此桂誠
有當于士也且爾多士之附光景爍茲亦其時矣記曰君乘金
而王其政訟平則芳桂叢生今上聖神御宇道久化成用致翩
鴉食椹輸誠貢琛蓋邊塵不聳者四紀于斯矣故以余之謏陋
猶得于韜戈輯矢之餘爲譽髦薪標計爰及於橋坊之敝圯自

非是時也而胡暇有此爾多士幸當寧謐志一而不分以近甸
涵濡積爲憤悻蓄極而章正芳桂叢生之日振藻吐芬卽追蹤
先達何難匪直以文詞相彪炳已也東方曼倩目顏淵爲桂馨
一山陳季方稱其父太邱芳桂樹生於泰山之阿夫晞驥而驥
矣晞顏而顏矣卽猥云何敢望回若泰邱之標表人倫穀詒印
嗣遂至千象緯而聲施到今吾師乎吾師乎惟爾多士取鵠焉
此亦所由幾幸于晞顏乎不然而徒以文詞彪炳焉者卽郟詵
以對策爲天下第一猶不過桂林之一枝何足誇多于海內余
固不以比爲諸生羨也又不然而托根非所競艷銜奇而蝸生
乎其中則所稱桂以蠹而成疾者余猶不以此爲諸生願也其

宣化縣新志

卷十六 藝文志上

四十八

尙慎之哉是爲記

修馬神祠記

宣府推官 孫錫齡

鎮城馬神祠作于明英宗正統六年重修于正德戊辰再修于
崇禎丁丑凡二百餘載迨入我皇朝又廿餘年於茲祠則大圯
都督劉公來鎮茲邦凡祠祀之關於戎事者禮尤加愆爰更是
祠而新之經始于康熙二年癸卯夏四月明年甲辰孟秋告成
公揖余曰盍記諸余按周禮春祭馬祖夏祭先牧秋祭馬社冬
祭馬步嗟乎博士家皓首窮經尙鮮知周禮者矧韎韁之附注
君子哉請因而解之馬祖天駟房星也天文辰爲馬精蓋龍與
馬同氣云若夫先牧始養馬者嘗觀秦趙史記自益爲舜虞調

馴鳥獸其後費昌仲衍世爲御有功列爲諸侯而造父爲周穆王御八駿日馳千里由是得封于趙秦非子以善養馬孝王封之犬邱蓋上古聖賢多神靈通于萬物不可以後世測度者儻所謂先牧非耶馬社始乘馬者世本曰相土作乘馬馬步者神之能災害馬者也故春夏秋所祭者以祈福也冬所祭者以禳災也祭必戊庚剛日見雅詩牲用少牢月以四仲具隋誌唐宋因之明定爲春秋二仲迄今不改則尤爲得中云惟是怪幻不經至有謂歲六月下弦前期爲馬神降誕者使誠如其說將今所祠先牧以下宜各有一誕辰何得同爲一日也無寧以能福我馬者雖神之降誕有不暇論其能災害我馬者始揭日月而

宣化縣新志

卷十六 藝文志上

四十九

禱祠之亦如人世有低昂厚薄于其間乎夫使神而無知也則可神而有知其吐之矣且世俗凡所謂聖誕者非神之誕之謂也乃天子萬壽聖節例應于應祀諸神祠祝釐世人不知遂誤以神實有誕日則不考典禮之過也然則六月之舉可以已乎曰何必已也古有夏祭先牧之文季夏庸詎知非其時也但執以爲神之降誕則誣矣矧宣爲古冀之北邊多產良馬國家騏驥驎騮自塞外來其麗不億用以捷戰陣而速郵傳雖牧養乘馭之得宜而神實陰相之公與沾河潤則益加虔愆誰曰不宜耶

尊經閣記

明大學士

葉向高

萬全都司之有儒學始自宣德七年學宮故居城東南隅地稱雄勝二百年來人文蔚起甲於邊陲矣其後以增陴蔽塞青衿之士進取繼焉乃羣請于今中丞王公願新之以完風氣公躬履周視見堂宇湫隘且圯廟前路橫縮縱羸大不相當橋門迫窄潢汙周旋無所乃謀之督府王公直指何公咸謂宜如諸生請亟檄從事諸度費鳩工則備兵使者孫公都護麻公協殫厥心百凡胥飭櫺星以內闢爲廣術又移泮池以便趨蹌廟貌堂宇赫然改觀矣顧堂後有隙地蕪甚中丞公曰盍不薙而築之建尊經閣乎僉曰善乃爲閣五楹高可憑覽河山縈繞如帶如屏左右爲室藏書數千卷其東築臺于堞榜曰魁樓象文明也

宣化縣新志

卷十六 藝文志上

五十

旣落城鎮之人奔走駭矚安得塞下有此偉觀諸生亦更相勸業自今以始若猶是不兢也將安所委咎因復聚族而謀礮石而屬予文之予惟五帝開天軒轅爲盛稽自阪泉營于涿鹿功化翔泱萬國合符維茲上谷固神靈之奧宅而赤縣之首區也戰國而後燹于邊疆石晉淪沒且數百載至高黃帝乃挈而還之中華鎬京再奠遂爲國北門沐潤依光比于三輔茲亦軒轅以來之一時已諸生誦說詩書雅稱帝世今幸身親值之雲蒸龍變亦惟此時豈其厄塞自甘上孤明聖必不然矣非獨此也比來雲中上谷無歲不中邊患鉦鼓之聲殷于絃誦今敵人馴伏近塞安堵督府中丞代興建節紆畫周防諸生得雍容俎豆

藏修不廢茲又明興以來之一時已頃者主上慮士習日非屢
詔申飭而愈挽愈流文極而衰固其數也上谷士質樸深沉有
軒轅氏遺教勸之以象指迪之以尊經毋惑異端勿趨流俗此
如登高順風招呼甚易庸知夫海內士子不以此邦爲鵠哉中
丞齊魯世家文學天性兵憲由明御史遷俱在塞上久洞敵情
振士氣參以都護沉毅好文功並足述云昔魯人頌僖謂旣作
泮宮淮爨攸服今敵服而泮宮成宜有頌不佞不文姑愛而記
之

萬全都司儒學尊經閣藏書記

王象乾

今上覃敷文德皇澤漑於遐方塞上父老子弟緩帶嬉遊鉦鐸

宣化縣新志

卷十六 藝文志上

五十一

之聲易爲絃誦蓋自昔所未有余鎮撫之明年諸博士弟子以
學宮闇晦請以餘力新之余謀之制府王公直指何公檄下所
司鳩徒趨事堂宇煥然又創爲尊經閣五楹旣觀厥成都護麻
公屬太史福唐葉公記其事余考徵藏羣籍蓋厥如也多方購
于士民之家乃雒督下落間事武略文家曼胡而人囊韉士抱
一經而外語以往昔圖牒若謂非元衣赤鵲之靈莫能覩者藉
令中郎會稽而在安所披玩方聞遺舉以滋益其奇夫士不稽
古猶舍燭光而行晦室也復謀諸制府直指捐金購之自五經
子十三經三十一國史秦漢而後諸文章家立言垂世與夫掌
故諸書計得八千九百五十七卷會少司馬梅公與直指何公

蕭公徐公相繼而來人復益以數卷而滄州合肥清源三計部麻都護孫方伯馬張兩大叅梁副戎人各出笥中所攜合之共得萬餘卷庀篋設鑰印識其簡端付藏史而儲之閣以待博士弟子繙閱畢則還之庋俾學官博士董其事月朔望學官博士具繙閱歸還之日以聞于兩臺期於勿捐今而後凡遊茲土者無論經史子集人以數卷日增歲益雖不敢侈言東壁夫安知不與洛塵鄴架抗顏行也者或言閣以尊經名附贅之謂何余曰否否夫經載道者也諸子百氏翼道者也史記事者也夫事亦道中之事也有經而又有子有史有百氏揚鑣分轡歧路同軌所以翊戴聖經而成其尊者也爾多士登斯閣也憑欄而望

宣化縣新志

卷十六 藝文志上

五十二

巍然在目者非恒山也耶其高三千丈周迴三千里灑雨興雲佐二儀而伏萬物尊矣不有幽冀諸山巍扈岑崑盤礴環拱孰與成其尊乎故曰高以下爲基子史百家聖經之巍扈岑崑也夫士也砥志孰精坐擁羣籍異日一朝遇合元覽幽宏權古證今是何異執鑑以寫形而持衡以品物孰得以徼塞士少之余猶有說焉上谷重塞爲國北門環堵而外皆甌脫也魯侯泣泮鴉懷好音唐人興學蠻彝君長遣子弟列序鼓篋者八千餘人今蹕林以北馱隄橐駝御尾入貢奚啻象齒元龜諸部漸易氈罽襲綃縠行且改外俗而從華風天子文德益覃益敷有如白題滑歷代弗賓之國慕義來王侈袂方履觀禮樂衣冠文物之

盛余將于多士觀博識矣爾多士其勉之

宣府忠臣義士祠記

王崇簡

祭法能捍大患以死勤事皆所宜祀士大夫遭時之阨勢窮力竭志不克就死以報國祀于其土禮也況時移物換使人景企追慕於數十年之後經營黽勉以堂以構伏臘徬徨無所爲而爲之於戲豈易致哉若宣鎮士庶之立祠祀明巡撫宣府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朱公及文學姚君也豈非其風烈貫金石而昭日月足以感奮乎人心而維萬世之綱常乎朱公於崇禎壬午十二月受命巡撫宣鎮之餉闕軍怨司饒而譁公多方補足斬首亂七人併糾司饒者亂遂定鎮帥跋扈論列其狀上之司敗

宣化縣新志

卷十六 藝文志上

五十三

一軍肅然亡何流寇破潼關渡黃河爲綢繆之計具備而大原寧武大同相繼陷公遂集文武紳士軍民於城上申說大義矢死守出一篋衣取紅公服屬從官曰以此殮我餘悉充犒軍衆皆感泣未幾監視宦官與鎮帥降賊復說公降公念擒之或爲變乃招鎮帥伏健卒伺之未至而賊聲言監鎮降巡撫何獨不降公大罵拒之激勵將士相持兩日夜賊多死傷監鎮乘間開南門賊遂入公守北門聞變命轉火器南向欲手燃擊賊左右泣擁公行公曰去此一步非死所矣遂服紅公服登城樓拜遺疏而縊賊至歎其忠移殮于僧舍甲申三月十一日也嗚呼捍患死事公可無愧矣昔唐安定之亂張巡許遠死守睢陽以遮

蔽江淮身雖死而賊亦困龐勛據徐城泗當江淮之衝賊所急爭杜恂以孤城捍之卒致泗完而賊旋滅使賊鋒狂突之時監軍不叛鎮帥不降與公死守宿將義旅出奇構間以遏阻其銳以擁蔽神京遠近聞風奮起未必無郭子儀張存誠之倫出其間奈何叛閹逆帥望風送款公力既竭飲恨致身嗚呼此一鎮紳庶所以感憤當時而興思異代也公諱之馮字德止號勉齋世籍完平登天啟乙丑進士時名之裔授戶部主事以辭劾逆閹魏忠賢左遷浙江布政司理問歷遷行人司副刑部郎中浙江僉事青州叅議河東副使晉參政別歷中外皆以清方誠恪聞至大者河東宗室朱金宇爲羣盜囊蠹人不敢問且與秦寇

宣化縣新志

卷十六 藝文志上

五十四

犄角公計擒之大患潛弭當軸器其才由參政授節鉞公爲人質重湛介發言有則不隨人爲好尚少博羣書卽宗旨理學持是道造次不變官青州時入賀道梗留家濟南旣而濟南被兵公配馮安人墜死母李太安人不食死公徒步扶襯歸葬廬於墓側布衣蔬食終身不易痛馮安人節烈遂不復娶訓其子持正以忠敦厚以讀書踐履爲本務卒年四十有三所著有在疚集講學諸書持正于其年六月歸葬祖兆先是公遇變從者懷遺疏間奔京師始知公死節褒卹之命甫下而都城旋陷恭逢我世祖章皇帝憫明都城殉君諸臣核實賜謚祠祭田宣鎮士庶感盛世之褒忠前代以其所親見不忍忘祠公于十數年之

後豈有所爲而爲乎撫按道廳諸公相與執議觀成蓋勵忠節維風化官其土者之職也姚君郡人名時中城破肅衣冠從容自經于學宮君篤學知大節儀範修整寇至知監鎮有異謀泣歎曰捍大患而以死勤事者惟朱中丞吾將從其後矣已果死以從祀焉鄉士大夫以予知公屬爲之記

三槐堂記

大中丞
張佳胤

宣鎮制府西可數百武曰槐棚者故叅將王某宅也宅後有槐甚奇子孫不能守前撫會稽吳公不忍令此槐再辱於不能守者發嘉石之羨贖易之遂稱官署云今年四月旣望余與大將軍麻君坐三槐間而樂之相顧曰必亭之而槐始勝大將軍退

宣化縣新志

卷十六 藝文志上 五十五

而庀材鳩工更翼以東西二軒各三楹越數日告成戶部趙君守巡二劉君治具遲余於亭且以名請余徘徊亭中見一槐而南者亭亭獨立鐵幹盤雲如虬龍鼓髯奔趨巨浸又如飛蓋擎天散綠成蔭其二槐而東西者左立右對扶疎爭奇偃仰相繆可藉而倚下則曲徑流泉名花珍果種種勝矣而卒不得當三槐之奇余因以名其亭又記之曰惟上谷爲京陵右肩外隣蒙古天子設重臣備寇以余所聞往事日困於羽檄之交馳而何所事樂三槐故二百餘年物也開笑口微與響水泠泠迢遞相應鐘聲從天而下則聚石談經時也饑之者易食渴之者易飲虛而往實而歸其波及者皆神之餘也竭蹶修繕實執牛耳以

似以續亦事之可書也代石盤螭神鬼呵護騷人墨士低徊不欲去則余之紀載考既往而眎來茲者也於戲余嘗登鷄鳴西望恒山北窮瀚海想黃羊之洞口憶金閣之清虛吸呼帝座未嘗不爽然自失也故釋回者攻其所蔽增美者牖其所明景星慶雲在供俸念一轉耳不然卽薦福賑貧猶然利念也人其無忽孟氏孳孳之訓哉

城隍廟泰山殿記

胡以溫

道士脫陽熹旣創黃籙閣於城隍神祠之東偏其西偏舊有所謂泰山殿者年久而圯陽熹念其圯也出所節用於衣食及募衆所助乃大修之殿仍舊三楹前申以廈如殿數中祀泰山眼

宣化縣新志

卷十六 藝文志上

五十六

光子孫三聖母而殿以泰山特稱亦仍舊也殿之東西廡爲間各有五其所繪壁略如吳道子地獄變相又前爲太尉殿神左右向而虛其中爲門皆仍舊也而莊嚴則一新於是陽熹來請記經始之歲時爲康熙戊午二月至庚申歲之四月役竣記已而陽熹之鬚髯戟張予心知其嫌少也乃語之曰夫泰山在禹貢兗州之域禮諸侯祭封內山川故魯季氏旅於泰山孔子責冉有以弗救謂泰山之神不享非禮之祭也况城隍祠中可祠泰山於其偏乎夫城隍也隍池也則城隍之義可知也泰山爲東嶽東方主生於時爲春於五行屬木在地爲五嶽在天爲五星所爲質見於地而氣行於天者歷代以來五嶽皆封帝號尊

可知矣乃今殿雖顏曰泰山而中所奉祀者曰聖母世俗遂有泰山娘娘之稱久矣名實之不辨也聖母不知生於何代按道書所載年甫高卽棄家入山三年丹成受帝冊爲女青真人以鎮泰山乃天仙聖姥碧霞宏德靈應元君也則殿宜爲碧霞元君殿今城東六十里雞鳴山殿額所書是已與泰山東嶽大帝絕不相蒙則知鎮城凡所稱泰山廟者皆愚俗之人名實不辨不可不有以正之也於是陽熹作而言之然則與東嶽祠之規制較若畫一之謂何曰汝不觀兩廡所繪者乎無非針愚矻俗使之爲善以去惡云爾無如世人不知善之當爲與惡之當去也惟一意邀福於神神豈佑之耶若謂泰山高遠不能人人皆

宣化縣新志

卷十六 藝文志上

五十七

至見此如登岱宗而禮明神亦甚便乎獨不思季氏以魯卿猶不得旅况凡人哉又况婦人女子哉故孔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然是役也雖仍舊貫而陽熹與其徒劉維福住持此廟歷有年所凡事勤潔故能創未曾有而又起敝維新如此

大三元宮碑記

文學

胡以誤

吾城之有大三元宮也創始於明正統之初元其規模廣狹誌諸石者惟詳且悉去續修後又幾歷年所催風蝕雨殿傾垣圯壞於廟祝之非人也久矣卽間有睹貌心傷瞻容太息者皆怯於功費之煩欲肩其役卒終止者蓋數數輩也有羽士武劉趙三人者雲遊吾隄復塵於茲周覽上下歛歔久之曰以若茲之

名勝而令其頽者頽覆者覆尸香火者其誰責耶爰是口商心計圖復舊規一如當時馬公初葺郭公繼修之故事而力有未逮自念如踵托鉢之風沿門僕僕縱鐵鞋踏破奚益也慨然矢閉闈之願期以三年乃智者笑之愚者排之蓋迂其徒苦實甚乃無何而樂成之者比比皆是甫及三年凡諸物費不勞而辦卽庀工掄材笑者効謀排者効謀朽也易以美矣破也易以完矣功將成而羽士武終抱還山之志飄然携琴以去其劉趙二侶復謀諸檀越曰整其內而敗其外新其前而舊其後不令人議予之鮮終耶是好謀我吾其畢之有晉陽李公應之曰然將思所以代若謀也而幸得其道吾爲之募十人而人各三金可

宣化縣新志

卷十六 藝文志上

五十八

乎已竟倍其數者十於是復葺其兩廡暨後殿以及丹房配室無不就理焉外復繞堵其周墉塗堊修整之餘煥然改觀新云乎哉仍舊貫耳然爲力也蓋不易矣工始於康熙庚午菊月逾四載而工成有近居之檀越劉公者余之尊婭也遣力遲余而商所以記曰幸有總戎劉公舊施之碣在其文誠予之責也惜吾老矣憊其代余筆之甚勿苦以越俎辭余曰有其誠則有其神有其神則有其靈矧三官之爲神也其生成覆載長養吾人者又非可以幽明空虛論也然神之威靈大德已具於前人紀載之中而師之勞績功果又存於宣人口碑之內余小子何足以誌之哉姑爲之書其工之顛末而詳其功德者之姓氏於陰

蓋望數百年後之續其志者知前功之不可泯用是不慚達人
笑余穎之秀而僭筆云

四賢祠記

進士 胡以溫

稽古碩人君子其車轍所經或遊蹤偶及土人仰其流風令德
時無論久暫地不擇通僻往往爲祠以禱頌有五賢四賢三賢
之目然人皆名各一方也官不必同地也時有先後不必相距
僅六七載間也正如伊傅周召代異世殊而君子道古稱先必
連類及之者誠以其人有聖賢之德豪杰之材非尋常瑣猥比
也矧地鍾海岱之靈類百里而近猶同堂比肩又官於一土而
後先相望無多歲月哉此宣人所以有四賢之祠也四賢謂誰

宣化縣新志

卷十六 藝文志上

五十九

曰三韓于公也福山王公也平原董公也寧海楊公也何爲乎
賢之也楊以來分守口北道今上康熙十九年歲在庚申以壬
戌解組癸亥去去之日香煙如霧雖三尺之童無不扳臥且爲
之堂顏伯起碑題墮淚究莫解其所以然焉謂不賢而能之乎
惟賢至莫能解所以去久而思之益不忘夫非民德自厚要由
上之教化漸摩使之莫知其然而自不得不然由今乃知九罭
歌而稱頌周成之美甘棠詠而益彰姬文之聖所從來遠矣楊
公去宣之年董公以較士至恆言有之廉公有威微獨闔鎮士
子仰爲明師卽商賈百姓無不欽若神君夫壇宇崇奉其師此
自鄒魯洛閩家法何與商賈百姓事而口碑不已至勒之郊原

達路此足徵我皇上廣勵臣工而清慎勤之效首具於畿輔學臣若是其深且遠也夫契爲司徒固善於其職使不遇放勳之主則勞來匡直輔翼振德之訓何以昭垂至今哉吾儕小民沐浴聖德之澤敢望帝臣之賢乎若夫王公守藩於茲曾未踰歲卽膺內召其去之日宣民扶老携幼聲淚拜咽若赤子之免於懷及去之後復爲之肖像祠禱大書云民艱力達於中期若大經綸由大經術帝澤宏敷于上谷以真仁政暢真仁心時入展禮較昔臨泣之日更爲虔愍亦究莫名其所由也于公保釐畿輔其精誠體國具於貞度肅僚安民弭盜諸大政非我宣民所得知及奉命來察荒賑濟減騶從禁送迎日用絲粒不以煩民

宣化縣新志

卷十六 藝文志上

六十

民亦不覺爲節鉞臨邊者及見其回奏一疏敷災傷勝李東陽之剴切遣官分賑拯凍餒有召信臣之才賢咸舉手加額曰此皇上特簡之撫臣也斯能上徹天聽俾得廣被蠲賚各安園廛從來主聖則臣賢聖天子之德不敢忘而賢卿貳之宣德達情又可忘乎然則今茲之舉非徒表四賢正以聖一人將播之海內傳之後世咸推爲昭代一盛事以眎江浙粵閩從來諸祠萃異代爲一堂者果孰切近耶王公諱隲今官大司農董公諱訥今官總漕使者于公諱成龍今回都察院事都統加一級吾儕祠之弗因其官以其人不然視長安猶在天上况長淮之渺渺乎楊公諱維喬今晦跡滄洲海澨間聞其草冠力耕之餘每以

君恩未報自責云

公誄胡東甌文

處士 張喬年

天生哲人必錫之以昌明特達之材使家國得之而綱紀文風藉之而不振則羣推爲當代之儀型一邦之文獻豈不聲實流天壤有光今曩哉然士之蔚爲儒宗望隆遐邇者人固不乏迺當吾世而難之當吾地而更難之求其起衰濟溺可以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蓋不易邁也緬觀我東甌胡公則有大異於人者以公爲古之今人而未嘗有矜乎古之行以飾乎今也以公爲今之古人而又未嘗有違乎今之稱以貌乎古也然則公之存心制行固不可以古今時局限其爲人而又安能超于

宣化縣新志

卷十六 藝文志上

六十一

可立可知之外以別著其爲人乎感慨生平事變之遭相與進退存亡以不失其經權常變之道而能抱其全以還之造化者公亦自稱其人于人世間耳公舞象登壇卽潛心性命之學以程朱爲楷模凡六經子史天文地志道藏釋典罔不探討幽渺含咀英華故其論辯侃然若視天下無不可爲之事之時也嗟夫世之士焉者若公則可矣年甫弱冠卽掇巍科出令樂安惟以冰蘖自矢却重賂化愚頑招流亡裁羨費廉聲大震于江表去之日邑人感泣攀轅爲之建祠勒碑以志不忘嗟夫世之官焉者若公則可矣垂髻失恃擗踊哭泣卽如成人之禮迨事繼慈李太君色養備至菽水承歡卽菜衣李表何讓乎嗟夫世之

子焉者若公則可矣泊拂衣東山絕意仕進守先人之敝廬娛親課子閉門著書耳不聞戶外事其孝友廉退鄉人皆感而化之冠蓋往來慕高風而每欲一見不能也頻年著述汗牛充棟而續鎮志尤其經濟之大者是書適成于公卒之年人皆媿春秋之絕筆不其然乎且四十年邱壑之靜存于親于友無不灑然光天白日之下而煦然春風化雨之中不止于儉歲之稷寒冬之續人資之賚以見德也嗟夫世之鄉大夫焉者若公則可矣嗚呼公果何修而致此耶在一家則爲孝子在一邑則爲循吏在一鄉則爲長者在一代則爲名儒公果何修而致此耶蓋公于德無不全于學無不備其取之也博故其用之也廣其積

宣化縣新志

卷十六 藝文志上

六十一

之也深故其發之也裕天生哲人而錫之以昌明特達之材獨能抱其全以還之造化者舍公其誰與歸耶雖然公死矣而不死者則公之文章德業常與日月而俱存令公冢君幼膺鄉薦已分滇南之符諸君食餼膠庠立際風雲之會其所以紹家學而哀大之者且未艾也則公之聲實流天壤有光今曩寧有量哉公亦可以不死矣

重修龍王堂及建樂樓碑記

文學

李良年

嘉興人

宣府鎮城之北有所爲龍王堂其巽隅爲眺遠樓下設僧寮四室香積居左宣之人以遨以遊于是焉憩其從來舊矣頃者守僧整而新之有加于昔復建樓于其南名之曰樂樓胡君東甌

爲予言土人之有事于農者以季夏之六日集倡優祀龍神于此其事多不近古子爲文以正之嗟乎禮樂之與世運爲升降也豈不信哉三代盛時上自圜邱方澤社稷山川之祀下至田歌野賽閭穰巷禱莫不有一定之則暨乎世衰道微風移俗改于是有不古不今之禮不風不雅之樂雜然橫出習爲故事而不變此亦學古者之譏也龍之祀不著于載籍然吾聞物有功德於民者皆可祀意者龍之奠安海若出爲霖雨其足以歆俎豆居廣廈而無忤乎吾獨有異乎所爲樂樓者夫報賽之禮莫詳于詩古者祈谷以孟春而報賽必于秋冬今以季夏則非其時也且其所祀者方社田祖共工氏之子勾龍能平水土故祀

宣化縣新志

卷十六 藝文志上

六十三

以爲社今如世俗之所爲龍王則非其神也周禮祈年吹豳雅擊土鼓以樂田峻詩亦曰琴瑟擊鼓蓋以主伯亞旅之屬歌載芟良耜豐年甫田之章而今且梨園代之又其時佛未入中國安所得附麗焉而今且以緇流主之則非其人并非其地也然則樓之義何所昉而樓之建又何所取耶宜胡君之不自爲文而以屬予也吾嘗出郭門過眺遠臺覽上谷之山川形勢徘徊不能去茲樓之制較臺爲卑踵而登焉亦可以盡邊庭之勝羈人騷客臨風憑弔亦庶幾怡神適志之一助樓之可尙或在此而不在彼也事之不合于古者奚止一樓奚止一報賽昔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孔子猶欲存羊以冀禮之復安知不有學古

之士因斯樓也慨然思三代之制焉則返倡優爲耒耜以場圃爲亭臺季夏之易而秋冬龍之易而方社田祖是將有待矣則所籍于茲樓者又豈小哉雖然世之躋高位足以移風而易俗者其視古禮若胡越人不相識也予與胡君有志于古而徒咨嗟歎息于空言又況于後之人乎予之所伺固謂夫有其志而又操移風易俗之權者也寺僧某某處人並有功釐建者是宜書

學田記

督學洗馬 李應薦

關外地瘠土貧誦習悉絀於力而前衛爲宣鎮附郭每三歲秋試宣屬額錄二名前衛護雋者恆多蓋其文風較諸州衛差勝

宣化縣新志

卷十六 藝文志上 六十四

云歲已已余三核土茲土矣閱其莠多粗疎不文問之則歲比不登益艱於學此地舊有義學一區而苦無田諸生不能枵腹授生徒也余爲惻然乃諭本衛教授左印喆選青年力學者充義學師得一生曰石巖因物色田足以餬八口者閱數月得水田十六畝三分爲值白金四十四兩二錢五分捐俸如數購焉以授石巖代諸受業者爲束修之資且與教授約嗣後義學師有缺卽選文行優者爲代卽業此田以餬口如石生爰鐫之石期以鼓舞諸生向學之意傳之永久并以告後之同志者

郇陽邵公棠蔭記

康熙二十九年三月

進士 胡以溫

康熙己巳歲又大旱宣民阻饑幸賴皇上預加軫念諭戶部差

賢能司官同直隸撫臣遍行察勘用是宣鎮被災之形始得上聞尋蒙聖諭動各處積穀及正供錢糧賑濟猶慮有未周又發內帑三十萬以補遺漏恩至沃也而仰體德意實爲直隸撫臣遴遣多官出關分賑其賑在城廳屬爲清苑令邵公至卽開倉廩待哺之衆望闕謝恩按籍唱籌給無停晷口無冒濫時方祁寒公冰髭塵面日昃不遑暇食至老羸經行道路則爲之設飲湯烘具達於倉前風霜匝月來每戴星出入而所寓僧房布破半肩無他長物聞有以輕裘餉者亦好賢如緇衣耳公愀然謝曰罄罄者體無完衣主上爲之宵旰予獨何心輕煖哉人見公爲饑民禦寒計厥費孔艱間有小補之者則悉付鄉耆經理

宣化縣新志

卷十六 藝文志上

六十五

未嘗假手胥役宣倉貯有京運糟糲公恐年久味變不可食乃先飯而後散之且興發未幾值大雨雪公慮窮人或凍餒以死則爲文祈晴于城隍之神雪果立霽冬日可親迨使宣事竣行次榆林正值賢撫于公補賑又獨留公以賑延慶衛凡此足見公平日誠信有以孚神人而其介有守其才有爲非第於宣府爲然矣吾儕感使君之能敷聖澤稱任使無力可報德爰藉道院精舍置有龕位又募得片石以誌弗忘如右公諱嗣堯山西猗氏人庚戌進士

宣府鎮城記

明 羅亨信

宣府古幽州屬地秦上谷郡元宣德府星野當析木之次入尾

一度壤土沃衍四山明秀洋河經其南柳川出其北古今斯爲巨鎮恆宿重兵以控禦邊陲太祖膺命電掃地旣入於職方謂瀕漠野盡徙其民入居內郡乃爲曠墟洪武初歲發兵營屯二十五年壬申始立宣府前左右三衛遣將率兵鎮之癸酉又命谷王來治焉捍外衛內之意益嚴矣嚴城狹隘不足以居士卒甲戌展築土城方二十有四里闢七門以通耕牧東曰定安西曰泰新南曰昌平曰宣德曰承安北曰廣靈曰高遠歲次己卯太宗舉靖難之師王遣城還京時止留四門其宣德承安高遠并窒之以慎所守永樂甲辰秋仁宗嗣分遣將臣大飭邊防命永寧伯譚公廣佩鎮朔將軍印充總兵官來鎮於斯修管壘繕

宣化縣新志

卷十六 藝文志上

六十六

甲兵嚴斥堠復命工髹圍四門創建城樓角樓各四座以謹候望舖宇百七十二間以嚴巡防二十年間邊燧不興兵民安於無事宣宗及今上改元正統之五年予自內臺奉璽書出巡塞北凡兵民安否糧芻盈耗邊備弛張刑獄清濫並聽釐而正之睹其地土不堅雨輒傾墜非直人疲於修築遇警亦不利戰守因封章上聞特命都指揮使馬昇督屬分兵伐石陶甃煉石爲灰以包砌之自辛酉夏啟工時則有叅將都督朱公謙都指揮紀公廣叅謀戶部侍郎劉公璉同寅協恭左右贊理己丑秋又得今總戎武定侯郭公珙以戚里世勳之重來代譚公委心自任夙夜孜孜督同都指揮董斌暨諸官屬嚴勵士卒殫力竭誠

至丙寅秋九月工始完其城厚四丈五尺址甃石三層餘用磚砌至堞口高二丈八尺雉堞崇七尺通高三丈有五尺面闊則減基之一丈七尺四門之外各環以甕城甃砌如正城之法甕城之外又築墻作門設釣橋遇警則起以絕姦路隍塹淺狹尙有待於濬滌復卽城東偏之中築重臺建高樓七間崇四丈七尺餘五寸深四丈五尺廣則加深二丈五尺五寸焉上置鼓角漏刻以司曉昏晝夜十二時之節俾人知儆動而不懈于經理其簷二級南扁曰鎮朔北扁曰麗譙蓋取鎮靜高華之義其規制可謂宏麗周密矣總鎮諸公曰永固功成苟無文以紀來者孰知修營之難哉因速予爲記予惟城池者古今保民之藩屏

宣化縣新志

卷十六 藝文志上

六十七

也粵自周公營洛邑其制乃備後世因之以基太平之治我國家列聖相承措天下於泰山盤石之安者亦惟城池是賴雖中州內郡列城相望而況邊塞乎諸公汲汲於斯真慮及萬世而不負重任矣繼自今始人望之層樓翬飛萬堞巖聳直擬古之金城天府亡外侮是憚也享其逸則思其勞允宜慎修俾母有圯壞亦前後相成之義是用悉其本末勒之貞石以昭示無窮焉系以詩曰北有名藩曰維上谷原隰衍爨山川清淑三邊扼塞斯爲要衝內衛中國外遏羗戍立之屏翰鎮服疆圉戍卒雲屯如貔如虎都城匪堅鼎新砌營輦石運甓六載而成諸將効勤衆工畢力手足胼胝一勞百逸金湯鞏固窮窳畏威海宴河

清共樂雍熙我作詩歌紀功載政萬世無慮四方底定聖人御
極壽祿無疆永保家邦地久天長

太守王公重修鼓樓記

清 胡作舟

皇帝卽位之五年太守石梁王公奉特簡來蒞宣郡公精於吏
治廉辨有爲於民務細大必躬必親百度振飭不一月間政化
大行廢墜漸舉宣故厠在巖邊舊屬衛治皇朝函一區夏涵濡
歲久始郡縣置之其城雉斥堠規前之爲悉完好堅整惟城中
有樓明代置鼓角其上以司啓閉年所之歷傾頽特甚其下交
衢往來民酈櫛比恒惴惴焉覆壓是懼官斯土者率以役鉅費
繁艱於陳請且不足爲急務也公始下車周諮輿情卽慨然以

宣化縣新志

卷十六 藝文志上

六十八

興復斯樓爲已任乃言曰宣爲三輔北鑰其人民邑居之繁富
素號雄郡自非有壯麗偉觀不足以聳中外之瞻視也在昔東
莞羅公鎮撫是邦值軍事旁午日不暇給迺猶斤斤於是不憚
經營締構以底其成而思垂高華鎮靜之義於無窮矧今海宇
清晏中外一家西北諸藩君長述職庭方咸於是取道觀瞻所
繫尤首重焉而顧令三百年并幹隳毀不治何以稱守土崇國
體乎於是亟圖鼎新諏之觀察錢塘金公都督長白李公厥謀
僉同公遂多方區畫刻期僱工庀具木石瓦甃髹髹彫聖之屬
計程授工計日授精籍志明審暇則稽其勤惰以勸懲之而不
辭勞瘁唯左右公克厥終始者則邑宰張公也經始於乾隆庚

申七月越明年辛酉四月落成爲費三千七十有奇官捐者十之五民輸者十之二贖緩十之三樓之南榜曰鎮朔存舊也其北榜曰籌邊覽勝志新也規模廣狹如制而寧樸無華堅密倍昔期久遠也蓋自修復之日上溯正統庚申創建之始凡閱六庚申而復重新于公之手豈非物之成毀有數是固留以待公使得顯其幹濟之略者歟而論者謂公平日經畫設施之方猶不僅於此如宣地貧瘠賦額不均則釐正之窮黎以甦郡城溝洫淤墊則勸諭疏濬咸安其居城西水道衝嚙闔閭則謀築防徙流以捍災患凡地方疾苦知無不爲而伉爽敢任事不獲久於其職此則邦人之所爲重惜者也公旣蒙召對改補粵東宣

宣化縣新志

卷十六 藝文志上

六十九

之人士咸願伐石樹之樓左以頌公德而詢辭於某某惟公剛明正直智勇具備一樓之葺雖未足以進公之才而壯猷殷寄於是乎在豈與夫崇基廣榭用侈游觀之具者可同日語哉梁欏斯存金石不朽甘棠載詠弗替弗諼此宣人之志也公名者輔字近顏安徽天長人張公名秉恪字穡林江蘇青浦人

姚義士碑記

清
魏象樞

治亂乘除屬之運會古今載籍所不能悉者自漢晉唐宋以來已亂除氛拯世康民其右序惟正莫明朝若也成宏慶歷間不啻虞夏商周風俗醇龐人文炳蔚節概規模氣象萬千迨末季熹宗嗣位而有奄監魏忠賢之竊柄舉世若狂奔競赴炎竟不

知名節義氣爲何物也惜哉蓋天地有正氣人心有剛直此終不可殞滅者崇禎時兄終弟及雅有撥亂反治之志無如用之不得其人祖制盡廢遂致中訏外潰闖賊以么魔小醜一倡亂而所在披靡據荆襄侵鄭衛已而吞噬常安猖狂寔熾到處刑辱縉紳淫穢妻女殊非景色其衆多牧子樵童奚翅傀儡而將卒全不奮勇任其縱橫遙遙觀望爲後世所譏笑整戈向前者寂不聞聲死忠效節者杳莫可覩歲甲申輒敢窺竊神器三路犯京一由汴入瀛海一由晉入常山一由代入居庸春三月十有一日兵過宣府撫臣朱之馮死之先是衆議轟然郊接廩生姚時中聞之獨奮然曰不去討叛而反迎賊天地間有是理哉

宣化縣新志

卷十六 藝文志上

七十

旋儒服蒞泮拜夫子而縊殿右留題云報國無權偷生不義何用此身惟有一死乾坤正氣竊比夷齊妻子無知付之不計詎非從容就義者哉賊旣入毒拷鄉紳掠財淫縱大肆暴虐有申旺者年少書生不忍屈賊亦死於牖下嗚呼痛哉有當死而死者有不當死而死者大中丞朱公爲君死社稷宜也若姚生亦嗚呼死哉依然一青衿耳祿位不加其身君民不寄其任卽不死誰得而議其後歟然而姚生之深意大約不出八語中總之爲天地存正氣爲萬古伸名節若姚生之死節義士也若申生之死難烈士也宇宙間若無此輩幾不知名節義氣爲何物矣其所係顧不重歟然而人心尤重姚者以其與首陽同清潔與

文信國並從容乃古今所不多見展也名重鄉邑光騰土籍者矣卽從祀兩廡與七十二賢並列不愧也柱史朱公巡歷至此批云臨難死節非忠義性植理學通明鮮有不畏其矢刃而甘心九泉者姚時中一介寒儒官守兩無當闖賊入城時而能先行誓詩後縊文廟是誠從容就義百折不回至於申旺雖不及姚生之自如然臨難不變呻吟長往亦足嘉也相與一同勒石垂光千古時公需無措司鐸郎公願倡義諸弟子共襄之于是勒石殿前以俟翌日之廷奏則入廟自有其期爾讚姚生者嘉詞輝映簡牒莫可勝紀謹錄數篇於後云

重修清遠樓碑記

清
吳
煒

宣化縣新志

卷十六 藝文志上

七十一

宣郡爲神京右輔雄關峭壁疊嶂奇峯極稱天險有明自正統後兵革不休至我朝德化涵濡百二十年來中外一統四夷咸賓來享來王故昔也用武之區今乃爲外藩朝貢出入之所矣郡城北有樓名清遠與鎮朔樓對峙崇臺三層備極宏壯前明成化壬寅建自都御史秦紘至嘉靖丁酉都御史郭登庸置鐘其上以司昏曉洪聲巨響鏗然鳴遠蓋三百年於茲矣今上龍飛甲子余忝節是邦甫下車巡視郡治是樓屹峙北郭雄瞰霄漢永鎮夷夏而歲久傾圯丹青剝落殊非所以壯觀瞻而雄邊鎮也亟與陞任玉守謀所以新之而宣化雷令力承其事因董率鳩材庀工一時僚屬皆能踴躍贊勸經營三閱月遂告工竣

都督李公因樓舊額書懸其南其東西北三面曰聳峙巖疆曰鎮靖邊氛曰聲通天籟皆余所題也桂棟雲連碧瓦鱗次規度宏敞丹雘聿新恢恢乎視舊有加矣越明年乙丑八月天子巡幸塞外狩于木蘭至多倫諾爾由宣化回鑾而是樓適成旌旗輝映龍光燕譽固太平盛事也先是嚮導官勘道因是樓未整遂定城外迎鑾至是樓成輪奐輝日九月望前一日六龍蒞止乃由城中臨幸是日風和日麗飛塵不驚天顏有喜顧而樂之而是樓遂光增千古矣由茲駐蹕演武場閱將士賜宴行在宮門大小臣皆得歌醉飽而詠壽豈小民慶幸伏謝道旁猗歟盛哉古時省耕省斂之休何以加茲於是宣土士民咸樂聖天子

宣化縣新志

卷十六 藝文志上

七十一

遊豫之觀惠徧羣黎俾寒谷春回起溝壑之民登之衽席而并幸斯樓之成爲能承零露濃濃有如斯也豈直蓼蕭之詩徒歌詠臣工沐慈惠之恩而已哉余旣落成是樓而又適遭逢盛典殊恩因謹叙其始末以勒諸石以誌斯樓於不朽維時與余定議者宣化守今陞永定河道按察使司副使玉麟董其成者宣化令雷時協贊者延慶牧嚴宗嘉保安牧錢家暨蔚州牧楊世昌萬全令左承業署懷來令賈永宗懷來令徐守基西寧令鄧惟矩蔚縣令劉士伸懷安令王化南赤城令孟思誼龍門令李聯元因得並書

黃羊山龍神廟碑記

清

吳穀

上谷居千巖之中地勢高亢田間虞旱不虞潦每當應龍不興困於杲日生物斯瘁民食攸艱以是龍神之祠尚焉城南黃羊山有龍洞洞側龍神廟相傳禱雨輒應顧考郡志載龍神廟四十有奇獨茲山之廟闕焉豈以神未著靈異而傳之者妄歟今年春迄於夏四月嘉靈未降歲事幾傷予承觀察吳公偕總戎李公齋宿入山禱請肅拜甫畢山雲蒸柱礎潤應鳴鼓而渥澤如注比次日歸農人歌舞慶霑足矣神之靈如響哉山壁立千仞神廟在山半石罅間嵌空結構下臨陡絕望之窅冥莫測誠天開靈境顧距城兩舍而遠路崎嶇類羊腸冠蓋罕至予與僚吏約每歲孟夏朔具牲醴遣官致祭以酬元澤繼自今三時毋

宣化縣新志

卷十六 藝文志上

七十三

害民物滋豐神之惠我宣人曷其有極耶廟建於明宏治十三年康熙十七年暨雍正十二年里民重修志未載并識之乾隆十三年戊辰五月烏程吳穀立

宣郡修城碑記

清 方觀承

京都北出居庸二百餘里爲宣郡郡西連雲朔東抗山海以通道之要言之爲關塞之咽喉以擁衛之勢言之爲神京之項背言言天設獨當北門一面視諸邊爲尤重漢隸上谷郡唐立文德縣有城元置宣德府因之明洪武二十有七年始增其式廓焉正統五年甃以磚內仍土墉土疏而善潰地鹺則易頽又西當沙漠風挾沙行止於闔壁民人乘墉出入幾忘設險之義矣

余惟國家昇平百餘年修舉廢墜畿南百十郡縣胥核其不治者以次完之斯城既臨大邊西北諸部來享來王道由是出日卽侈毀無以爲觀瞻肅非所以重邊重京師也乾隆十九年秋因略城方廣丈尺而計功焉請於朝得旨俞允發帑擇有司任之城周二十四里有奇門四環以甕城重以月城南有關四里許內外胥繕是役也輦石補址陶甃累垣聚灰如邱委炭如壑內墉仍土也周緣煉石合土以固之門扃樓櫓雉堞溝道無不具去西城積沙沙去而城立規方四面如一覲地築堤植樹以善其後崇墉屹屹孔厚孔固蓋畿輔爲城百十規模崇遠未有與宣埒者今旣完且整制與形稱而鎮斯重矣余嘗巡歷邊圉

宣化縣新志

卷十六 藝文志上

七十四

行部至郡崖束山抱天設之險而層巒疊嶺纍纍連接皆烽堠前代之所爲邊備者也稽諸紀乘凡所興修皆爲防禦計事亟而民勞本朝則寒帶窮竊盡入版圖古之邊徼今內地矣又以太平無事之時出內府所餘從容而經畫之故能百材皆飭而兩載告功有如此者然則同此城耳昔則陰雨而綢繆牖戶今則日中而維繫苞桑不獨城之勢不同而城之修亦異今之勢非險而猶不忘險其修也非守險而化險義取諸豫易道得矣功竣值準夷稽首來朝伊犁萬餘里馱駝橐駝銜尾底貢經沙漠歷風煙甫入關垣而雄堞之雲矗麗譙之翬飛巋然在目彼思依日月者望長安其不遠快上國之大觀身未至而已慰其

觀光之願矣詩之所謂攸同書之所謂和會者先於密爾京師者見之鎖鑰北門之論又不足言矣督理爲口北道良卿宣化府知府張志奇董其役者宣化縣知縣黃可潤皆能勞於所事並書之

柳川書院碑記

清 方觀承

古之教人者因氣質之剛柔而變化之習尚之淳龐而薰陶之始務發其所昏終乃養之以有成吾於易得蒙與漸之義焉蒙之繇曰山下出泉君子以果行育德陷于險復止于阻暗塞之象又象爲泉其出也由微而至盛濁者清之路昏者明之機故蒙有亨道視乎發蒙者何如耳及至引之入德之門宜漸以進

宣化縣新志

卷十六 藝文志上

七十五

之漸之繇曰山上有木君子以居賢德善俗培養成就由萌蘖而臻於高大堅實是其義矣上之辟雍類宮下之黨庠術序凡有變化薰陶之責者胥是道也余在直久自監司藩臬以至於今十有餘載矣竊見北方學者其近道之資有二一則其質多剛剛則不弱而能任吾夫子以爲近仁一則其俗多樸樸則不華而能斂記所謂甘足受和白足受采者而血氣之勇流於自用壯趾焉觸藩焉甚至過涉履尾焉北方之強旣爲君子弗尚其樸塞狹隘者寄憂思於隰榆膠序之徒且分其日力於旅於肆於畎畝求其剛中而應如童蒙之求我巽動不窮如鴻漸之可儀難矣宣郡在畿輔之北古邊徼也往代爲兵戎之區官此

者多講武衛而少言文教故介冑之烈多而章縫之望少本朝則禮陶樂淑百有餘年鉦鼓之聲化爲誦弦又別立解額以宏獎之學校師儒所以發其蒙而養之以漸者彬彬乎久道化成矣監司守令猶以人才之多學校不能悉收且欲養之爲論秀地于郡城隍城街建書院爲堂三爲軒五樓一池一爲舍七十有二有井有爨有廐有圃東之偏爲射圃佳木異葩爛焉予以閱邊蒞止監司請書額以表之爲文以紀之予聞君子之學有藏修焉有息遊焉咸取于助山川舞雩之遊沂水之浴雲谷九典之咏鷺湖白鹿之規皆其著者命之曰柳川書院旣其景之名而名之也郭之外有山山之下有泉山之上有木蒙與漸之

宣化縣新志

卷十六 藝文志上

七十六

義皆見矣吾願宣之學者果行如水育德如山而迪乎宣者居賢德如良之止善俗如奕之人將斃學之相與有成也詩不云乎荏苒柔木君子樹之吾夫子不云乎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味斯旨也北方之學未能或先矣不然自執其性而矯揉是卽異氏之以杞柳言性也自任其性而潰決是卽異氏之以湍水言性也持拱把之木而詡爲隆棟決千仞之谿使飛而上山豈學者之所以爲學而教者之所以爲教哉

柳川書院記

清

張志奇

予自庚戌成進士捧檄畿輔首善人才畿南爲盛予所蒞劇邑方州多士皇焉蓋二南之風今也進于古矣宣郡在畿以北故

邊陲也人以塞上目之乙科以文不能與內郡衡另編雋額蓋一出居庸如處戶外然縉紳先生或因以易視而此都人士遂歉然若以自易者而不知龍蟄苞萌識者稔其菁華之將闢也予以癸酉秋來守是邦覩其山川之清奇人物之雋穎視關以南之一望夷衍者別開面目歲科試士靈思妙品邑有其人特理法多疎而根柢未厚殆弗學之過歟予思聚而教之時朝廷適有事于西北宣爲兩路軍營之衝旁午未遑乙亥春宣化令黃君可潤至與予同志贊決其事先卜宅有以皇城街楊氏廢宇告者予偕黃令往相之厥地高豁居城之中厥面陽也溪山擁抱若屏若帶詢于衆僉曰善相宅時見中堂舊揭天開文運

宣化縣新志

卷十六 藝文志上

七十七

大書予謂令曰居室何取是此天之運地之靈而人之傑所自開也宣縉紳中翰張君楚俊捐千金爲倡別駕孫君乾策州同張君楚奇胥厚貲襄焉叅之士庶合之僚屬黃令方奉檄治城以餘材飲之而功成前闢門門之內爲講堂五楹後堂二規此四面列舍堂後有圃左有射圃廡一井三爨之所視乎舍東爲奎閣巽木象文明也西鑿池兌金涵水孕木也當門矮屋構柘之而稅其餘棟宇鳳鸞門庭日豁截而度窈而邃廓而有容落成之日見者悅聞者欣宮保總制桐城方公過而嘉之題其額曰柳川書院爲作記宣城聚關外之秀柳川又爲宣城之秀地靈人傑自今而闢公之意遠矣宇之直千二百金造之費如之

存以生息者又倍焉地四垧九十五畝黃令募墾荒而得之者藏修有其地啟迪有其人膏繕有其繼陳篋有其書宣之學者奮然立志以遜其業始之爲一鄉之士繼且爲一國之士於天下之士菁華之著彬彬郁郁才之盛也豈直與畿南衡哉因卽其始末而書之

萬柳亭記

清 張志奇

宣郡城北二十里山之麓有川焉源出於響泉滙爲清流沮洳也宜於柳居民植之以爲利因名渟泓一曲漠影數行山川于焉有佳色塞北少林泉之勝此足以觀矣沿北山而下繞郡城郡東負山而南帶河西當朔漠山低地迥大風從西來挾沙以

宣化縣新志

卷十六 藝文志上

七十八

行如奔雲如布霾如燎原之火捲海之濤號呼震厲衝突鼓盪及與城遇則風越沙留壁壘也而沙邱徒者騎者田者牧者樵者皆乘其墉以出入而地失其爲城宮保總制桐城方公屏藩畿輔時思有以去其患浚城濠引柳川水入焉植柳其上夾濠兩行水患已減乾隆十九年奏請治城議舉積患而盡去之郭之西購民田合官產得千有餘畝爲廣植計以宣化黃令任之令乃聚役闢沙沙去而城立虞復至於上築堤堤內外植樹西郭繁衍而及樊圃然菽稼者疏濠鑿井以溉之蒙荆畚土以培之間以桃杏課之事無不盡令爲此三年矣功竣于西郊課樹所憩廟思完其敝漶又以地當出塞赴晉之交行旅驛使踵相

接于廟之西構茶室惠渴者北築郵舍備送迎東構亭亭下鑿池柳川至是將入河而順注焉池外環以堤雜樹花卉與綠絲金穗相間亭成請名於余余曰柳固于斯爲盛也命之曰萬柳亭立斯亭以西望清波澹蕩翠影新抽蒼然者與山接淵然者與河接非復昔時荒漠景象蓋柳川之勝至是而始大也然令之慮深而功苦矣余嘗謂勢重者難返郡西積沙自有城而已然有明時郊關多戎馬歲役禁卒剔除築土垣以蔽之十年樹木之計不能也本朝穹廬萬里皆我版圖郡旣不宿重兵守土者又重用民力垣久無存當存時不過及肩非若樹有參天之勢也今河涯陌上濯濯依依數年之後旣柔且長將連影障空

宣化縣新志

卷十六 藝文志上

七十九

者百十行又何啻百十垣之蔽哉樹木之計十年以成材之難言之余謂難在始事耳令植之欲其深築之欲其堅養之欲其潤本固枝榮三年而可觀十年之成矣于柳川之勝見地利焉斯亭之勝見天時與人事焉合天人盛美植萬株之柳以祛千百年之沙完千百年之城地利之大者然則斯亭所係豈僅與柳川壯游觀之色歟

宣化留養局碑記

清 黃可潤

長吏之職在於養民養之道不惟其勢惟其心博施之事聖人猶病勢也而欲立立人欲達達人爲仁之方卽在焉故有已饑猶已溺禹稷之思一夫不獲若撻于市伊尹之恥堯舜之所病

者而禹稷伊尹之思且恥如是其急則以勢之及有所限而心之及無窮也然禹稷伊尹亦豈第恃其空虛之心而遂足振揅于天下哉今夫疲者癯者殘者疾者邁者弱者他儔道路展轉溝壑行道之人皆弗忍也而囊橐之罄袖手以嗟死喪之威引身而退固不能以仁人之道責之也則又不恃心而恃權矣長吏者分宗子家相之權者也職則官師誼則父母父母于赤子疾痛疴癢不脈脈相關饑爲之食寒爲之衣乎抱疾之子在所切無告之民在所先此不易之道也畿輔留養局之設于城鎮之衝村落之聚設局養道路之貧且病者始孟冬迨仲夏治舍設灸給衣袴計薪米調藥餌歲費官民捐輸付商營運地畝有

宣化縣新志

卷十六 藝文志上

八十

購者有施者有墾荒者有開淤者凡公項養無礙者胥入焉本處之老疾無依者兼收焉此救垂死之民也救之者不必仁人而可爲其不救者則必不仁人屬而始不爲矣法始保定府清苑縣漕河之給孤寺宮保督憲桐城方公總藩時所立旣乃推之各郡縣百十屬奉而行之惠彌廣法彌備焉宣郡地處關外北與塞門相接氣寒而地苦深冬疾厄失次者比比也其又甚則以殓告矣舊有濟疾堂在城北之真武廟前觀察王公芥園募土民行之經費惟榆林田十三頃五十六畝磽瘠息薄歲租九十六石房租歲二十三兩久爲黠民所私前任張令秉恪就此立留養局方令鯤孟令思誼繼之增生息銀計二百餘兩余

以廟地僻而狹存以養城中之廢疾復榆林廢田贍焉西南二門爲關塞孔道於南關順城街建房十有四間西郭建房九間雞鳴驛建房七間在局人給米日七合薪菜制錢五衣袴各一付當商生息銀五百五十兩歲得息一百三十兩清泉寺僧犯姦以其產三之二充入計十頃五十四畝歲得租穀九十四石郡城監生郭璉墾水灣臺地七十畝歲租米三石監生何一鳳墾夾河地八十三畝歲輸穀二十八石有奇雞鳴驛貢生孟嗣堯捐河淤地二頃歲得租穀先二年三十四石三年後八十五石卽以充局之在雞鳴驛者正賦別有輸數裁革當商年節陋規俾歲出棉衣充用郡西種樹禦沙各處于近水者植本局之

宣化縣新志

卷十六 藝文志上

八十一

薪取此焉合衣米薪蔬歲足敷用矣曩余在大城澤國也多澇患又當燕魯之衝歲稔道路多瘵勉行之以副上憲惠養至意今于宣復稔其艱而圖之焉三年以來道無殍者或其明效歟夫人道貴于相養睦婣任卹疾病相扶持化之于平時以人養人之法也至于民不能自養在吾境內者疾痛顛連明明耳目間而漠然無所動於中乎旣動矣束手無策若同于傭保之所爲非忍則懦也然則世之所窮者以養之法通之養之法有窮者仍以吾心通之其要有二一善擇人至誠以感之鼓舞以興之一不辭勞親到以察之親問之通之養之難在此養之要亦在此天下未有畏其難而可以任事者制憲嘗曰養十人但有

一二人得力便佳又曰事惟求實若循其籍則是按其實則非匪徒不可以對上官且不可對斯民也大哉言乎爲人之方固若是之深功而著明也是可得養道矣

宣郡西關外義塚碑記

清 黃可潤

畿輔留養局之設始於宮保督憲方以民生之窮也貧而病可悲病而出於道路抑又悲矣之死而欲生之饑爲之食寒爲之衣病爲之藥已而謀及於瘞埋夫之生而至於死逮死而不棄者猶夫生而後死者皆無恨也百十屬奉而行之皆求所以自贖其心宣郡極邊苦寒塞上冬歸病於凍餒者踵相接設局留養施尤當陋其有爲養之所不能生者舊多殯於東北城下鱗

宣化縣新志

卷十六 藝文志上

八十二

次不能入土鴟獸所賊至於不可言余深病之奉檄於西關買地種樹乃擇其土冲而氣翕者南北二區五十畝與舊塚近立爲塚界以石正其位也蔭以樹棲厥神也非正命不入重民之生也穴僅容棺者生民之日長也遺骸之暴露者收以入而後今之死者可無恨而昔之死而有恨者皆可以平其恨也嗚呼死生之際亦大矣行有死人尙或殮之養之道幸其未至於是而爲之盡心者也既至於是又烏可不盡吾心也哉

公建濟疾堂碑記

李 濟

內典云人生八難而最苦者莫貧與疾爲甚然生當休和之世不冒覆育仁政覃敷則留養有局棲流有所濟貧之舉賢大夫

率舉而行之吾輩非特不能亦有所不敢獨至身縈虐疾躬抱沉疴或孤苦而藥餌無資或窮途而調養無所顛連之狀深堪悲憫非惻然以拯濟之其能回一生於九死者甚矣其鮮宣郡濟疾堂公擇妥便設在大真武廟曰養疾者蓋別於濟貧而言也曰堂者視留養局有公私之異也其創始則有馮公之極程公邦貴李公珂琮昆仲與宋公師玉倡之於前諸嚮義者繼之或施柴米或施醫藥或施塋地或捨棺木之資或減價讓賣房地以爲養贍之費其規條則凡疾病無依者尋保入堂日給資米資其調養病痊仍令其初保率以去若有病故卽爲棺以葬之於戲誠盛舉哉厥後經理乏人漸就廢弛

李濟等

不忍坐視

宣化縣新志

卷十六 藝文志上

八十三

邀諸同人欲克紹而整理之但堂內舊存漾台榆林等租石無幾不敷應用

濟

等先捐已資復佐以募衆置買通糧舖房以期

永久足用斯舉也非敢自謂倡義亦非接待道衆第仍循馮程李宋諸公之舊而率行之耳今將堂內所有房地等項備載碑陰後之觀今亦猶今之視昔惟願異日之董斯事者悉守舊規勿循勿濫使諸公之義舉永遠弗替庶幾瀕死者復登于仁壽而旣死者亦得慰安於泉臺也是爲誌廟內鄧公鎬王公榮并衆善向有拾字紙檢枯骨之舉曹公璉等復行募化與濟疾並舉焉仍踵其舊云

重修西郊胡神廟碑記

李彬

聖人立教在明德以新民君子創業貴承先而啓後韓昌黎所謂莫爲之前雖美弗彰莫爲之後雖盛弗傳者也我朝定鼎龍興百神河嶽允若懷柔庶務奮興統歸亮采所由政和人通顯庸創制也斯廟也于康熙年間奉旨安設莊頭李王都十人所建爾時規模草創器宇未宏厥後上沐聖朝仁化神德維持五風十雨無呼庚呼癸之虞薄賦輕徭享日作日息之樂融融乎人在春台民遊舜宇所謂適彼樂土爰得我所者也况百年以來更邀神佑宏慈橫畦方野食水利者千家比櫛崇墉服先疇者累世故斯廟成而春祁秋報有在焉後乾隆嘉慶間雖經修葺不過小補面已迨至道光年間歷年久遠風雨飄零頽垣亂

宣化縣新志

卷十六 藝文志上

八十四

瓦半入平沙石徑荒台惟餘鳥跡古殿摧殘全身暴露行人見之共相慨嘆而繼事之執事者能不惕惕然動於中而襄其事乎時維李念祖張鎧琇趙英俊糾合同人李文林宋元鉉王忻舒吳鍾熙蕭雲王發科邢寬蕭亮王煜王俊趙興業王廷輔金萬倉等齊心共舉成就厥功而鞭長不及馬腹未遂初心所賴貴官長者樂以資助由是工作大興正殿山門更增宏廠禪堂配室起造重新復建鐘樓碑亭添設茶坊店院經始於二十六年之春二月至二十七年之秋九月其工始竣積二載之經營成一律之完整第見殿宇莊嚴門牆高潔柳影斜垂益壯巍巍之廟貌川光遠照倍增赫赫之聲靈氣象一新大非在昔彼黍

離離之景况也是役也豈特工費之浩繁亦且心力之俱瘁是以李彬等追思先人創造之苦心多士輸誠之信念功猶在目德未忘心久不勒銘慮其湮沒于是詳紀其人並鐫諸石後之覽者亦足以興與人爲善之意云爾

重修九華觀碑記

地藏菩薩幽冥教主也開洞陰之臺闢酆都之府紫文瓊笈職司善惡因緣靈寶華池慧照陰陽果報十方世界信奉者良多九轉輪迴超脫者不少宣郡城東北舊有地藏寺未知創建何代我朝順治二年總鎮盧公葺而修之向皆釋家住持後道士高冲益喜茲寺幽勝駐鶴於此改名九華觀九華者地藏菩薩

宣化縣新志

卷十六 藝文志上

八十五

九蓮花寶燈也夫九幽冥府凡敗類之殘魂皆墮落於是彼蓮花燈者將安用之不知天下至幽之境有明照焉至穢之地有香界焉窮凶極惡之所歸有善果焉反其道以用之則禍福之轉環報捷於形影故超凡入聖不過覺道能通造罪作孽止此迷途不悟善惡之分舉念而見蓮燈之點化豈不遠耶歷考此寺自盧公以後雖間有修補而基址狹隘規制不能宏廓今善士孫淳張溫恭等廣其軒宇崇其亭臺且改建山門而高擴之廟之西偏買置地畝構閣數間以爲郡士會文之地工竣之日請余爲之記余思福地因人而靈福地之靈不靈於地而靈於人心人心之中有福地則隨地皆靈亦隨地皆福矣茲地既開

靈境郡之逸士文人托足塵外或解悟宿根而豁通慧性則蓮花因心而種隨筆而開寶燈之不滅直洞徹乎天地古今矣淨土之裨益於人謂地以人靈也可卽謂人以地靈也亦無不可

移建節孝祠碑記

凡天下事之興廢視乎人而祀典其大焉者也當其興也莫不有**好義者**爲之倡及其廢也亦莫不有**好義者**爲之復郡邑節孝祠舊在縣治之西與貢院文昌祠相密邇蓋雍正八年邑尊俞公奉勅所建也歲旣經久又以地近水渚漸次坍塌至嘉慶六年六月間淫雨爲患於是向之就頽者概爲傾圮各氏神牌盡皆散失存者僅八十一人之總位而已南皮張學師慨然以

宣化縣新志

卷十六 藝文志上

八十六

興復爲己任商於邑尊尤公議以文廟西偏隙地一段建爲嚮堂三間繚以周垣峻其門宇一切工築之費則我師捐俸首倡外及鄉之善信與節孝後裔各爲醵金以助而委奎等鳩工焉祠旣成敬稽八十一人有奉旨旌表者有各憲褒揚者而各氏神牌缺略莫改奎恐掛漏謹尊舊規詳考縣志府志畿輔通志並縣存案卷學存案卷實行節孝者悉爲補入始元明而迄本朝率以二十人爲一總牌共計三百若干人各氏事蹟別爲節孝祠志以紀之是舉也不獨使數百年之潛德幽光得以不沒而彰往勸來所以崇孝敬而端風化者亦於是乎在焉爰述顛末勒之貞珉俾後人睹斯記而得有所攷云

重修普化寺碑記

憶夫西方之爲淨土也國名天竺佛號釋迦斷情塵而善慧渡苦海以慈悲當日眞如密諦曾開甘露之門此時衆教傳形廣布黃金之地所以選佛場中旃檀聿照壯麗通天台上寶珞必貴莊嚴也宣郡城西南隅普化寺者其建自何朝已無所據而規模宏廠境地清幽極兩度之經營爲十方之常住固已勒石流芳畢陳梗概矣無如年湮日久漸卽傾頽徒嘆歡喜之園丹青無色共慨摧殘之象金碧失輝土木之功刻不容緩住持祥斌法號御海上谷萬邑人也夙基慧業幼入空門藜藿是甘塵氛早絕甫依禪扳受法戒於上乘繼得傳薪衍行修於方丈深

宣化縣新志

卷十六 藝文志上

八十七

慨剝落之堪虞亦旣心力之俱瘁因思支厦非一木之力端賴衆擎爲裘湏集腋而成惟期共濟時則合郡文武上官樂善好施多方勸喻倡衆善義舉之事成住持焚修之志而紳士理問王國安等同心樂捨購料鳩工於乙未之春三月經始至戊戌之秋七月告成四載營修一律完整自殿宇禪堂暨內外寮舍咸與維新第見長廊周起壯廟貌之觀瞻層殿增輝煥郡城之氣象此固住持之苦化信士之挾持而實佛光顯應之所致也於是威靈丕著庇佑一方助善者聞聲而至祈禱者有感皆孚開覺渡迷珠現牟尼之異晨鐘暮鼓燈傳日月之光則凡託其宇者無不陰受呵護而普蔭慈雲也爰誌其事并列助緣之姓

氏於碑陰以永垂不朽

道光二十五年

重修立化寺碑記

蓋聞莫爲之前雖善弗彰莫爲之後雖盛弗傳郡城西南隅建有立化寺一所稽之遺銘凡立化祖師顛末一切備載未便重序當時有崔公名寶者捨宅營刹黃公名椿者施財建塔繼之者本寺住持正祿越後住持法雨疊爲建殿塑神增置園產以圖永久無奈延及至今寺內無人殿宇坍塌神像剝落誠不堪睹其內園租香火歲得宣錢三十餘吊惟有俗人看守而已道光二十一年適有戒僧廣運字靜天者叅方至此目覩荒涼卽發善舉謀諸附近鄉老士民咸樂觀成守者願退靜天因而獨

宣化縣新志

卷十六 藝文志上

八十八

捐已貲不藉檀越一力建造于道光二十二年督工興造二十四年工程圓滿至此殿宇煥然同新神靈始得妥侑夫以靜天幼懷貞敏早悟三空長契清神先苞四忍戒行檀栢得蓮步於迦維敷化邊疆期同臻夫彼岸乃坐禪多倫諾爾修寺上谷郡城向非祖師之至行感動焉能有此復興向非靜天之樂善輕財焉能有此盛舉余與靜天素相領契請爲立銘以誌緣由靜天未允且曰非博虛名余謂不然儻莫爲之誌興廢無稽其何以勵後人爰濡筆以書之勒石以永之後有繼者亦將有感於斯舉

